

蒼洱之間

羅莘田 著

002577



獨立出版社
印行

羅莘田著

蒼
洱
之
間

獨立出版社
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初版

蒼洱之間

△白報紙本定價二元五角整▽

著者 羅 莘 田

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

南京：申家巷二十一號

代表人 盧 逮 會

印刷者 獨立出版社

經售處

獨立出版社各地分社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不
所翻准
有印

楊序

幸田先生這本薄薄的小冊子，是遊記，記載，考據，甚至書評，一種兼容並包的雜文小集，也可以說是他的嚴重著作之外的一種筆墨遊戲。我讀了不禁發生兩種感想：一種可說是近乎普通的問題，另一種便是專門一點的問題。

所說普通的問題，用成語說，就是「工作與遊戲」不獨在教育上需要恰好的配合，在人生，在作學問上，也都有其重要性。可是我們永遠不能應用的合適，這就常會使我們的學問太死板，我們的人生太偏狹，或在另一方面，又使我們的生活太缺乏嚴肅性，以至流氓而無所歸宿。我在這裏不是去附和那種「遊戲時儘力遊戲，工作時拚命工作」的說法，我倒感覺這問題的重要性，是在工作與遊戲的相互影響。苦喪着臉工作的人，不獨自己很苦，及使看他的人或合作的人感到痛苦，我疑心他根本就作不好他的工作。他把工作變成苦惱，一定會使工作的內容，澀竭枯稿，以至窒息。因為那工作裏缺少一個生動的靈魂！

我甚至疑心這種人暴殄天物，他把活材料都糟蹋了。一個死靈魂壓在一堆死材料下面！生動的靈魂！它是宇宙人生的鎖鑰，它並不需外求，它來自「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就是來自遊戲。一種把自己揉合在宇宙萬物中的遊戲，一種鑄山範水，嘲風笑雨，把自己分給宇宙萬物，又從宇宙萬物找到自己的遊戲。嘔！神聖的遊戲，有了它盲者可以視，聾者可以聽，死者可以復活，失掉它一切便都是死亡！

但道理總是兩面的，這種遊戲不羈的精神，必須放在嚴肅的工作裏，纔能相激相盪，琢磨生光。不然，它只是野風，是林妖，是山怪，流浪於廣漠之野，消失於無有之鄉。呵！那清曠流蕩的野風，必穿林繞激成音樂，必行水繞盪為漪瀾，必入雲纒疊成異彩；也如那遊戲的靈魂，必在莊重的工作裏，纔能施展身手，發揮氣力，放棄一切而吸納一切，否認一切而肯定一切，破壞一切而創造一切！

離題太遠了罷？不的，我在這本小冊子裏，窺見作者一點的遊戲精神，我可以說我愛的是那份態度。作者白天遊山，夜裏考古，在神話造成的古廟中抄錄碑文，在夕陽蒼茫的

山路上研究方言，這不免有些「學究的風雅」，或「風雅的學究」味道，但這種味道若是配合的好，正足使那些考據文字不太死板，而放浪山水却不至流連忘返。這也正是作者的特點，而也是這本書的特點了。

● 另一個問題，便是遊記的體裁了。單看這本書的命名「蒼洱之間」可能是遊記，可能是歷史，也可能是地理，我猜想作者的初意，是在寫遊記，因為脫不了一般學者的習慣，知識籠罩一切，所以及於方俗傳說，及於歷史考證，及於方言研究，更爲內容的廣泛，不名遊記而名以通名。然而作爲任何旁的書看都不如作爲遊記看更合情理，可是一本如何奇異的遊記！

● 說到遊記，一般的總覺「徐霞客遊記」是標準的遊記，我對於這本名著却始終不感興趣。我萬分佩服他爬山越嶺的精神，却從不覺出他對山水有心領神會的樂趣。他對於山水那種刻板式的感應 (Stock Responses) 因而表現爲那些冗長而陳舊的刻畫，只描寫了山水的外形，却從未寫出山水的性靈。並且，他到處只見山水而不見人，更看不見人與山水

的關係。我指的是那些民俗，神話，或傳說。他足跡所經的地方，全無生命，因而他的山水也失掉了靈魂。他也許能成個頂好的地理學家，或是南北極探險家，但不是一個遊人。

這本書的山水描寫雖常是站在山水以外，却也有時融在山水之中。尤其是對於那地方民俗與神話傳說的耐心研究與記載，使我們能藉以窺見活動於那些山水間的初民心靈，他們的理想與情感，他們把人工的廟宇安插在山水裏，也就藉着代表他們理想的人格，他們的神，與他們的山水發生了不解的因緣。比我們只讀一本山水的遊記更能了解那些山水。所以我認為除了「五華樓」一篇太近於書評外，全書使命為蒼洱遊記也無不可。

民國三十二年八月，楊振聲謹序。

潘序

幸田先生把兩次蒼洱之遊的零星筆墨搜集在一起，行將付梓，要我在卷頭說幾句話，我沒有法子推辭。這其間有好幾個理由。第一，他和我年歲相同，前人生肖之說儘管沒有根據，我們在性情興趣上確有不少共同的地方。這一層，幸田先生在「鷄足巡禮」的「從烏龍壩到倒挂水」一段文字裏也曾經提到。第二，兩次的遊程裏，同行的朋友雖多，祇有他和我兩人是先後都參加了的。第三，孝通作「鷄足朝山記」後，要我做一篇小序，我不客氣的做了；這番我如果堅辭，就不免見得有幾分客氣，而多年同學，兩次偕遊，甘苦共嘗，無話不說，這客氣是早就不存在的。

說到甘苦共嘗，我又聯想起一個比較有分量的理由。就是，在鷄足巡禮的過程裏，我們兩個人都幾乎出過岔子，爲同遊諸人都增加過一些心事。我在本年二月十日的日記上說：

「莘田今日之境遇蓋與余二月六日之境遇相似。余爲出遊之第一日，莘田則最後一日，可云無獨有偶。而今日之事，余亦負相當責任。滑桿本爲余所設，余懲前毖後，執意不可，以讓莘田。莘田初既徘徊於輿騎之間，終乃成李代桃僵之局。顧余亦嘗自忖，設余今晨改騎爲輿，則勢須發生更大之僵局；二輿強弱懸殊，如余所乘者爲春臺之輿，則僵局之主人將爲春臺，春臺之脚力固不逮莘田也；如所乘爲莘田之輿，而亦半途而廢，則前程遠大，僵局之主人卽非余莫屬，幸而稍獲前進，亦勢須獨宿趙州，甚或烏龍壩矣。是則莘田之落後，從全局觀之，猶爲不幸中之差幸。且余既演話劇於前矣，勢不便再演第二次，以重累同人，同人雖不以余等之不克同進止爲嫌，余則不能不以分謗者視莘田，故余於莘田實歉謝兩深也。」

莘田先生和我既有這一段後先媿美的因緣，我引起波瀾於前，他造成曲折於後，教不平凡的鷄足之遊更見得不平凡，而他所造成的曲折，我多少也要負一部分責任，如今他要我說幾句話，我卽明知其爲畫蛇添足，也何敢推却呢？

我們讀遊記，總遇見兩種形式，一是日記的形式，二是紀事本末的形式。內容的精神也往往不出兩路，一是因寄興而多涉想像，二是因求實而多作考據。前人遊記流傳於今的，大抵日記體的失諸支離瑣碎，或質勝於文，本末體的失諸空疎無物，或文勝於質；前者如放翁的入蜀記，霞客的遊記，後者如唐宋以來古文家無數的短篇作品，其中文質彬彬的例子似乎並不多，近來的風氣不同，而不同之中顯而易見可以看出幾分進步。日記體的漸趨於不時髦，是一個進步的表示；本末體的力求文情並茂，可資研討，也可供欣賞，是更進一步的表示。我們知道歷史的記載很早就等於放棄了編年的體裁；傳記文學中年譜的方式近來也日趨於陳舊，大概都是這種演變的趨勢的一部分罷！

幸田先生的這本集子和孝通的「鷄足朝山記」，無疑的都是這趨勢中富有代表性的產品。文情並茂四個字，兩家都可以當之無愧。不過有一點不一樣，情字原可以有兩個不同的意思，主觀的情緒與客觀的情實。孝通以前者勝，幸田先生則以後者勝；而就我個人的性格而論，我更能夠領會的是幸田先生的這本集子，並且認為幸田先生的作法可學，而孝通

的輕易不宜學，學則易滋流弊。

我一面先後替兩家寫卷頭語，一面却深知我自己不會寫遊記，我甚至於對於一切言情敘事的筆墨都存幾分畏縮的心理。這大概是天分所限，無可如何的。今春從蒼洱鷄足歸來，辦刊物的朋友們向我索稿，我除了拿日記搪塞以外，別無長策。孝通的作法我不會，辛田先生的格調我也及不來。其實題材是一樣的。人類學、民族學、歷史、掌故，都是我們共同的注意範圍；我於語言學雖屬外行，也不能說毫無與會。但我的情緒不夠綿密，我的觀察不夠細到，我的文筆不夠典雅；動力、資料、工具，全都不够，所以即使有些心領神會之處，也往往達不出來。

辛田先生和我雖有兩次同遊之雅，但他的收穫要比我多得多，他於演講遊觀之外，兼事學問，特別是邊疆語言的記述與分析。這是他的主要的收穫。這本集子不過是一種副產品，卽就這副產品而論，其中至少有一半是我耳目所未及的。去年大理之行，我們同去而沒有同歸，他比我多稽留一個多月；集中貳、肆、伍三篇就是這時期的產物。壹、叁、

陸、梁四篇所敘的種種十九是兩人共同的經驗，但幸田先生到處要比我用心得多。即就「木氏家譜」一事說，我和孝通見過就算了事，幸田先生則當時既詳細記錄下來，事後又加以分析比較，終於成爲一小篇有系統的研究文字；而在許多朋友看來，我還是對譜學極感興趣的一個人！再就鷄足巡禮的別方面說，幸田先生遊屐所至，至少比我多尊勝塔院和賓居大王廟兩處，而這兩處我因爲身心與經驗方面的種種限制，都是無法追隨以至於根本沒有追隨的資格的。幸田先生口口聲聲要拿尊勝塔院來抵制我的「曹溪一滴」，其實這一滴是愚者千慮的一得，並且還是得之於偶然，是絕對犯不着抵制的。曹溪的一滴本來就敢不過尊勝塔院的氣象萬千，何況後來又加上一個賓居大王呢？我們一路談笑，不斷的喜歡算這筆得失的賬，其實我口頭不示弱，心裏是早就認輸了的，後來一到賓居，我就完全不作聲了。我要借這個機會正式向幸田先生提出，我們如今一面把這筆舊賬結了，一面慢慢的再尋機會，一踐共遊蜀西青城或滇西麗江之約如何？

三十二年八月，潘光旦。

蒼洱之間目錄

楊序

潘序

壹、從滇池到洱海……………一

貳、蒼洱之間……………一六

一、大理的新年……………一六

二、楊玉科祠和杜文秀府……………一七

三、關於喜洲……………一九

四、華中大學……………二一

目錄

- 五、聖源寺和釋利閣……………二四
- 六、洱海之濱……………二八
- 七、中央皇帝廟和三靈廟……………二九
- 八、無爲寺和下雞邑……………三三
- 九、「掛彩」歸來……………三九
- 參、清碧溪記遊……………四二
- 肆、大理的幾種民間傳說……………四九
- 一、觀音降釋利……………四九
- 二、南詔始祖的感生說……………五六
- 三、大理始祖的感生說……………六五
- 四、猴兒換太子……………六七

五、望天雲·····	六九
六、餘論·····	七二
伍、五華樓·····	七四
陸、鷄足巡禮·····	八三
一、不肯低頭便掛冠·····	八三
二、走馬下山輿未關·····	八六
三、人莫躡于山而躡于埕·····	九三
四、記賓居大王廟·····	九七
五、從烏龍壩到倒掛水·····	一〇三
柒、記鷄山悉檀寺的木氏官譜·····	一〇八

蒼洱之關

從滇池到洱海

假如相信星命家的話，我這一年間也許是犯「驛馬」，去年夏天剛周遊了幾千里的蜀道，今年開春沒想到又有滇西之行。

三十一年一月下旬，顧一樵先生奉命來滇視察，約我一同到迤西考察邊疆語言。本來去年秋天華中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游澤承先生就約我在寒假裏到喜洲去玩，順便調查民家的語言和生活狀況。此行既然可以拿一塊石頭打兩個鳥兒，我樂得借機會走一趟呢。

二月二日上午十點，借梅月涵顧一樵潘光旦諸先生從昆明西倉坡出發，下午一點四十分到祿豐。沿途所見滿眼都是童山濯濯，荒草枯槁，令人只有乾燥肅殺的感覺，比起去年夏天在四川所見的秀潤氣象來簡直是別一天地，南詔野史引元梁王詩云「野無青草有黃塵」，確可道出這種景象。過祿豐後得要爬兩個坡；頭一個叫羊老哨，高度約二千公尺；

第二個叫級山坡，高二千一百四十公尺，盤旋達二十公里。羊老峭並不很險，級山坡既陡且澗，汽車在迂曲的崖邊窄路上盤旋着，隨時都會發生危險。下坡以後復見平原，田禾和樹木也漸漸多起來了。下午六點到楚雄，共行一百九十二公里。承中緬運輸總局余嘯南總管招待我們住在滇緬公路第二工程段。晚間月色甚佳，同一樵到街頭步月，信步走到荒僻無人的地方，被駐軍警告纔折回寓所。

第二天上午九點半從楚雄總站出發，十一點十五分，到二百五十公里的地方，休息了二十分鐘，繼續登天子廟坡。這是昆明到下關中間頂高的一個坡，高度達二千六百公尺，長約三十公里，途中像重慶老鷹崖那樣迂曲盤旋的工程就有十幾處。我們走了將近一點鐘，在二百六十四公里的山頂上，汽車因為油管滲漏拋了錨。車上除去司機之外還有兩位工程師，但因所帶的器械不夠，直到下午四時還沒修好。於是一樵讓我和光旦搭上一輛卡車先到山下設法尋找救濟車。五點鐘下山到二百八十七公里的地方，卡車把我們擱下了。這個地方叫做笠畢甸，兩家么店子前面倒是停着好幾輛卡車，問起來都是待修理的。

沒有一輛擔當得起上山救濟的責任。不得已，在一間么店子裏找到兩個有草薦的舖位，早晨在楚雄吃的一碗牛肉麵，到這時候早就消化完了，肚子裏飢腸轆轆的雖然一個勁兒的叫，可是看着老板娘泥手親調的菜飯還是不敢嘗試。而且心裏惦記着拋錨在山頂的兩個同伴，就是勉強吃也怕不能下咽。兩個人輪流站在路旁望眼欲穿的仰着頭向山上期待着。還算好，沒過半點鐘我們的車居然趕來了。休息一下繼續往前趕路，七點多鐘，在月亮還沒上來的黑天底下看見公路兩旁夾植着很茂密的樹，好像西北驛路兩旁的左候柳一樣，不像是近年種的。果然剛到八點鐘我們就擁了雲南驛，這一晚享受了一次很痛快的淋浴，睡得非常酣暢。

二月四日上午八點半從雲南驛出發，路上看見很大的一片湖，那便是所謂「青海」，也是我們離開滇池後第一次看見的水。在祥雲縣南邊八里有一個青華洞，南詔野史上說：「漢時出一鹿二首絕異」。這雖然是不經之談，可是比起豬八戒曾經在這裏洗澡的傳說來，似乎還近情理一點。到祥雲車站後等候汽車加油，休息一會兒，十點四十分繼續前進，一路上平平穩穩的，除去爬了一個紅崖坡，其餘都是坦途。到四百零九公里後又走了一公里

的柏油路，十二點五十分就到了下關。

到下關沒停，即刻轉上大理的支路。大理離下關十七公里，沿路碎石滿地，坎坷難行，在剛走過一段柏油路以後，相形之下，格外感覺不舒服。斷斷續續的下了好幾次車纔對付着到了縣城。

大理縣元明清都叫做太和，是舊大理府治的附郭首縣。現在的縣城在點蒼山中和峯下，就是唐貞元中南詔孝桓王異牟尋所築的羊苴畔城，也就是漢代的葉榆城。明洪武間，清康熙初，都重修過。城高兩丈四尺，周圍七里三分。共有四門：東名洱海，西名蒼山，南名雙鶴，北名三塔。背負蒼山，面臨洱海，以上關爲龍首，下關爲龍尾，城居其中，頗佔形勝。縣治所管轄的地方，南起下關，北至上關，西界蒼山，東盡洱海，全縣面積，以山水平陸合計，截盈補虛，約有五千八百五十方里，兩關內的陸地只有二百七十九方里。沒到大理以前，就聽見說這裏有風，花，雪，月四景：風是下關的風，花是上關的花，雪是蒼山的雪，月是洱海的月。下關多風的原因，據說從西南方四十里響所來的冷空

氣到下關被東山擋住，時時流到平陽地面，進到兩關裏面，四周也被山包圍着，冷空氣在裏頭旋轉，不能騰空放散，於是互相激盪，發爲狂風，聲若錢塘潮湧，勢若萬馬奔騰，每年從夏曆八九月起一直到來年的二三月常常是這樣。我在大理住了還不到十天，每天都覺得頭昏眼花，住在樓上搖撼得像地震一樣，所以我對於這一景領略得最爲親切。至於故老傳說在點蒼山三陽峯上有一個風孔，夏天從那裏過，冷風都刺人肌膚，大理所以多風，就是由這個風孔來的，這就未免附會了。大理的氣候亞於昆明，四季溫暖如春，所以常有不謝之花，據徐霞客遊記上說，龍首關二里波羅村，西山麓有蛺蝶泉，一泉上大樹當四月初即發花如蛺蝶，鬚翅栩栩然，與生蝶無異。又有真蝶千萬，連鬚鉤足，自樹巔倒懸而下，及於泉面繽紛絡繹，五色燦然。遊人俱從此月羣而觀之，過五月乃已」。所謂上關的花，似乎專指着這一種。不過大理縣志稿上說：「上關有泉從石腹湧出，旁有花一株，高丈餘，夏月花開，狀若蝴蝶，首尾相啣，長垂至地，蓋奇觀也。今不存」。現在既然不存，我們也就無從對證了。提到蒼山的雪，我們一到下關已經看見峯巒巖際映射出皚皚的銀輝，阮芸

臺宿大理三日看點蒼山詩有云：「其一在於雪，蒼山雪最大，冬春雪未奇，六月白何怪？我來六月中，夜雪積巔背，皚皚亦終日，不畏秋陽曬」。我來的時候雖在冬春之交，證以這幾句詩也不難想見夏秋的景象。最後的一景，我們對它却有些美中不足。因為我們到大理的那天，已經是夏曆臘月十九日，雖然還可以看見下弦月，可惜沒住在洱海邊上，所以對於洱海月的茫渺，正如對於上關花一樣。

點蒼山在縣城西三里，自北而南綿亙七十餘里，一共有十九峯；中和峯聳峙在中央，它的南邊有龍泉，玉局，馬龍，聖應，佛頂，馬耳，斜陽七峯；北邊有光英，應樂，雪人，蘭，三陽，鶴雲，白雲，連花，五台，滄浪，雲弄十一峯。各峯「皆如五老比肩，中壓爲坑」，所以兩峯中間都夾着一條溪水，合起來一共有十八溪；中溪在中和峯南，它的南邊有綠玉溪，龍溪，清碧溪，莫殘溪，葶蕩溪，南陽溪；它的北邊有梅溪，桃溪，隱仙溪，雙鳶溪，白石溪，靈泉溪，錦溪，芒湧溪，陽溪，萬花溪，霞移溪。阮芸臺的詩裏說：「峨峨點蒼山，蒼翠極可愛。平列十九峯，峯峯染螺黛。兩峯夾一溪，十八溪爲界，

林樾轟浮圖，嵐靄罩闌闌。」頗可當作全山形勢的鳥瞰。我們從下關轉到大理的時候，在路上已經看見這十九疊翠屏風迤邐着遮蔽在縣境的西邊，它雖然沒有奇峯突起，跌宕生姿，可是比肩連袂的層巒疊障中自然有崔嵬氣象。據本地的朋友們說，蒼山之奇，以清碧溪、洗馬塘爲最，前者是徐霞客所盛稱，後者尙爲霞客所未到。可惜我們來的時候正趕上風季，天氣又冷，攀登絕頂，探涉寒溪，都不大容易；而且一樵行色匆匆，預備十日趕回重慶，所以只在二月六日承騰大師管區趙司令誠伯（德恆）和大理縣李縣長少和（世祥）的招待登了一回中和峯。

中和峯在縣城的西南，和龍泉峯合爲一頂，是點蒼山的主峯，峯麓便作兩支，中間低陷的一片叫做馬蝗箐，箐中有黑泥一段，相傳下有煤礦。峯下土脈礮瘠，枯黃的荒草以外，只有疏疏落落的小松，沿徑所見並沒有什麼動人的景物。快到中和寺的時候，忽然一壘翠障湧現眼前，整個的峯頭都被翠柏蒼松遮蔽得看不見一點兒岩石的本色。回首俯瞰山下，洱海澄碧如鏡，金梭，玉几，赤文三島分峙在海中，幾個「海舌」分着岔兒吐出西北

海岸，海東的雞足山縣延迤邐，一眼望不到底，迎面還有四四方方兒的大理縣城，屏山鏡海，市廛井然，北邊的三塔，南邊的一塔，危然對峙，映照得越發美麗，這一剎那我纔領略出登山的樂趣來。從前楊升庵在遊點蒼山記裏引李中溪的話說：「不見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必須東泛洱水，臥數溪峯，庶幾盡點蒼之變耳。」我也覺得欲瞰洱海之勝，不能求之於海中，也不能得之於地上，只有登峯造極，俯瞰遠矚，纔能一覽無餘，括見萬象。等到傍岸臨水，頂多只能看見眼前的波濤起伏，便不能欣賞到全部的汪洋萬頃了。中和寺前的牌坊有清康熙帝所寫的「滇雲拱極」四字，寺後懸崖刻有明李中溪的「高山流水」和近人李印泉的「磅礴排盪」，寺內玉皇殿前又有李瑞清所寫的「中和位育」橫額，兩朝三李，先後輝映，頗爲這個廟生色不少。

洱海是由西洱河，洱源湖，鳳羽河三個源頭匯成的。北起鄧川東南，南至鳳儀西北，腹廣約二十里，兩端漸狹，長約百里，樣子像上弦的月牙兒，首尾擁抱着點蒼山雲弄斜陽兩個峯的山麓，中虛其腹，西納十八溪水，東納東山老大管水，東南納鳳儀波羅江水，東南

流經下關，折西出黑龍橋，更西行出天生橋，迴繞到點蒼山的背後，五十里至合江鋪西北，納漾濞江，南會瀾滄江。海裏有金梭，玉几，赤文三島，有青莎鼻，大貫湖，鴛鴦，馬簾四洲；又有九曲，皆可田可廬。我們到大理的那幾天，正趕上天天有風，雖然可以登中和峯俯瞰全海，却不敢泛舟洱水臥數溪峯。二月五日早晨本打算到喜洲去參觀華中大學，因為路壞不能行車，走到半路，一樵蹣跚獨行的跑路去了，梅先生，光旦，和我折回來，乘便到才村去參觀民族文化書院。才村在縣城東八里的海邊上，村多楊姓，在明清兩代的功名很發達，村口的題名坊便是一個好證據。民族文化書院的校舍是新建築的樓房，原係杜文秀水師營故址。院內有亭可看崇聖寺的三塔倒影，可惜時較早，風太大，我們並沒看見一點影兒。書院現有教授八人，職員數人，學生九人，內分經子，歷史，文學，社會四系。張君勳先生現在重慶，院務由張教務長仲友代理。從書院出來便到海邊的古浩然關去領略葉榆十六景之一的「海開風濤」。關凡三楹，圍以石欄，臨海有一牌坊，額題「龍門」兩字。憑欄遠眺，滄波百里，風起濤湧，像雪球一般的浪花濺起多高，大風激起狂濤，白浪助長風聲，奔騰澎湃，簡

直分辨不出那是風聲，那是濤聲。這同中和峯上俯瞰的洱海比起來，另外是一番景象。臨水亭的遺址已然找不出，只在開對面的龍王廟裏仆放着一塊嘉慶十三年郡人吳光祖重修古臨水亭的碑記，北牆側還砌着一塊明正德十三年碑，碑陽砌在牆裏，文字已不可辨。

二月四日，剛到大理的那一天，一樵同我到國立大理師範學校召集學生訓完話，便由鍾校長志鵬，賀教務主任益文，陪着去遊三塔寺。三塔寺就是崇聖寺的俗稱。寺在城西北點蒼山小岑峯下，周圍三百餘畝，原來是唐開元中南詔蒙氏所創建，被災後又經大理段氏重修。寺後面有三個塔；中間一個高三百多尺，四角一十六級，式樣很像長安城外薦福寺的小雁塔；其餘的兩個是八角十級，比較矮一點。塔頂有款識，爲唐開元元年南詔延匠人恭韜徽義造的。據本地人傳說，明正統九年五月六日，地震塔裂，「旬日復合」。這種奇蹟雖然不足徵信，可是崇聖寺經回亂以後，法物蕩然，只有三塔巍然獨存，却是不可掩的事實。寺後又有雨銅觀音像高二丈四尺，據徐霞客說，「鑄時分三節爲範，肩以下先鑄就而銅已完，忽天雨銅如珠，衆共掬而鎔之，恰成其首，故名」。這種神話也只好姑妄聽之。霞

客又說：「正殿後列諸碑而中谿所勒黃華老人書四碑俱在焉」。黃華老人是金翰林王庭筠別號，現在原詩的四塊碑已不存在，市上間有後人鈎勒集字的對聯，我看見文化書院同學王樹椒替向覺明先生買到的一副，文爲「梵佛一堂林字竹窗無上地，百年千日雪山雲谷更高人」。展轉摹刻，字形已經走得不成樣子，更勿論原書的神韻了。崇聖寺碑是元朝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受中奉大夫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李源道撰，「真城蕊菑念菴圓謨書丹」，「秦定二年歲次乙丑夏六月辛卯中順大夫大理軍民總管段信苴隆立石」。字體近李北海，絕少剝蝕，碑文仿蘇子瞻表忠觀碑體，借崇聖寺以表揚段氏的勤勞。其中有一段說：

段氏以三百年幅員萬里之土，納款於我。歲癸丑之後，厥祖摩訶羅瑤奉命四征不庭，至於宋境，深入邕廣安南之區。上嘉之，錫以金虎符，使領舊土，公受命以來，益自奮勵，撫綏蠻夷，獎練士卒。攻薊闡，下石城，克新興，取尋甸。裨舍利畏三十萬肅集之師於滇海之上，破擇多羅十餘萬寇抄之衆於洱水之濱。有制褒之若曰：「段實款附而來，忠勤益著，庸示至優之渥，以彰同視之仁」。大哉王言，以見公之忠勸簡知

於上，常不在錢氏下。顧斐然之文不足以發明其蘊，惜無文忠公之筆以表揚之也。子慶番侍春官，父子並以宣慰元帥之節，繼參大政，始終七覲闕庭，賞賚無算，褒大推崇，生榮死哀，以裕厥家，諸孫之爲方伯連帥者又十餘人。（參閱明李元陽纂雲南通志卷十五，清黃元治修大理府志卷二十九）

這一段在大理史乘上是很重要的事實，可是民國元年所修的大理縣志稿裏，這篇碑文和元世祖平雲南碑都漏而未載，當時修志的人似乎不應該連李纂通志和黃修府志都沒看見，通志府志既然把這兩篇碑文一字不遺的完全載進去，何以縣志裏反倒沒有？不知道是偶爾的疏忽，還是別抱着種族上的成見，故意刪去呢？從保存文獻的觀點看，這兩塊碑在歷史上都是很有價值的。元世祖平雲南碑在城西觀音市，分上下兩截，剝蝕甚多。碑陰沒有文字，頂上有佛像三尊，座下有佛最頗矮，周圍用磚甃着，高約一丈多。碑文是元翰林學士程文海所作。我現在根據原拓片參照李纂通志卷十五和黃修府志卷二十九所錄全文，把它抄在下面，（行款依照原碑），並略加校語於下：

這個碑文的上截保存的還好，下截現在剝蝕的不能卒讀，假使李中溪也存着成見，那麼這一段文獻豈不就掩沒了嗎？我希望將來重修大理縣志的時候，應該抱着歷史家的態度，換一副眼光，把這些有關係的文獻搜補進去才好！

二月五日一清早，一樵在赴喜洲以前又約我同遊了一趟一塔寺，一塔寺是宏聖寺的俗稱。寺在城西南一里許，塔爲方形，凡十六級，高約二十餘丈，和崇聖寺中間的那個塔高度式樣都差不多。相傳是周昭王時阿育王所造，又有人說造於隋文帝，都不知道根據什麼來的。自從明吳鵬重修崇聖寺記把三塔頂上的款識「唐開元元年南詔延匠人恭縉徽義造」誤作「貞觀六年尉遲敬德監造」，楊升庵的記文也跟着錯下來。輾轉傳訛又有人以爲這一個塔也是尉遲敬德監修的，那就越發無稽了。宏聖寺爲唐時蒙詔所建，明嘉靖間李中溪重修過一次，一塔和三塔也是李氏在那時捐資重修的，在一塔的座下有嘉靖二十五年「監察御史荊州知府郡人李元陽大觀堂修改記」，楊升庵篆額，生員秦世賢集趙松雪字。寺前有嘉靖丁酉楊升庵勒的响嘍碑，又有張思叔座右銘碑，末有題識云「萬曆庚辰江陵劉維寫於武定

使署屬太和令孔宗海刻石點蒼山之報功祠」。所謂「報功祠」不知是否指着嘉靖二十一年僉事王維賢所建的武侯祠說。祠毀於清咸豐丙辰的亂事，民國元年李旁邊的玉皇閣改祀武侯，現在當地人就把它認爲一塔寺。祠前有石坊，橫額前刻「望重南陽」，後刻「名留西蜀」，這是唯一可供後人憑弔的一點兒遺跡。國立大理師範學校的附屬小學就設在一塔寺，現在由俞君思敬主持之。

到大理以後，梅顧潘三先生本來想約我一同回去，可是我一則發現大理師範的學生中有許多來自邊地的，可以供給我許多語言材料，二則想踐澤承之約，所以決定把寒假在大理消磨過。二月六日晚，送他們到下關，七日早晨，承嚴燮臣先生招待到溫泉洗完澡，又遊覽一回天生橋，溫泉離下關五公里，屬鳳儀縣，水比安寧的熱，但所含的硫磺質也不多，設備還清潔。天生橋離下關四公里，是洱河西流處。絕壑深壑，中間有一石梁，像人字形，憑虛凌空，僅僅可度一人，所以叫做天生橋。橋的西邊約百步，洱水出橋外石崖懸瀉數百尺急湍激石亂，浪花飛濺，沫泡成珠，好像初綻的梅花，四季一樣，所以相傳叫做

「不謝梅」。橋上路旁的石崖側，有清光緒丙午趙州牧武昌□□□所立「漢諸葛武侯擒孟獲處」石碑，近內政部次長張維翰視察迤西，因為和史實不合，已經派人用石灰塗去。其旁有宣統元年邑人所立「蔣壯勤公立功處」石碑，蔣名宗漢，鶴慶人。左側還有隆慶□年李元陽天生橋石表記，因為時間匆促，未及細讀。當天下午一點半送梅願潘東返後，就承中緬運輸處下關總站薛文蔚總管自己開車把我和馬希良師長一同送回大理了。

三十一年二月十四日，夏曆辛巳除夕，寫於點蒼山麓。

蒼洱之間

從滇池到洱海的旅程，我已另有短文記述。因為邊地族語材料的吸引，一恍兒我在大理又住了一個多月。在這一個月裏，我記錄了粟蒙、侏子、怒子、拉嗎、民家五種族語，對於民家我還注意到大理、喜洲、鄧川、賓川、洱源、鶴慶、瀘水、雲龍各地的方言差別。在工作進行上，我應該感謝國立大理師範學校鍾志鵬校長，華中大學中國文學系游澤承包漁莊兩先生和五台中學的教導主任王樹森，給我很多的便利。

工作的情形相當的緊張，大概除去夏曆辛巳除夕，壬午元日，和往返喜洲的途中，很少空閒。為恢復疲勞只抽出兩三天來登山臨水，訪古尋幽。雖然到處都是走馬觀花的一瞥，却也有不少值得記述的，現在就把它點點滴滴的寫出來。

(一) 大理的新年

大理過年的情形沒有什麼特別的。除夕的下午各店舖大都閉起門來，大街上有好多人常真拿着苕帚實行掃除。元旦街上很冷靜，除去看見三個一羣五個一夥穿着新衣服的拜年人，還聽見道旁關着門的舖子裏透出清脆的擲骰子聲。人類學者許煇光爲研究祖先崇拜問題很想深入民間，後來聽說此間大規模的祭祖在七月不在正月，也就沒有什麼收穫。正月初五日在三塔寺後邊有所謂「葛根會」，本地人很踴躍的參加，紅男綠女們都在遊罷歸來的時候，購得葛根和甘蔗。這個會的來源不可考，想來許是在初春吃一點清涼的藥品可以免疫解渴。初九日中和寺還有所謂「聖誕會」，聽說有許多民家去唱調子，我因爲那天去喜洲，沒能去觀光，所以也沒領略到「哀而高」的韻味。

(二) 楊玉科祠和杜文秀府

楊玉科和杜文秀是清咸豐丙辰迤西事變中最有關係的人物。楊祠在省立大理中學內，就是原來西雲書院故址。玉科字雲階，麗江人。由勞績洊膺提督，二等男爵。初隸張正泰部

下，正泰被戕後，集有義勇數十，往來中甸，雜西間。乙丑冬率敢死百餘，奪取鶴慶。後隨巡撫岑毓英克復大理，底定迤西。越南之役連敗法兵，光緒乙酉正月初九日陣亡於諒山，予諡武愍。西雲書院即取迤西楊雲階創設的意思。祠中小龕內供着一個高約一尺的塑像，着清代衣冠，眉宇頗生動，但姿態不大好。導遊的朋友說是杜文秀像，我想就是玉科本人。假若是杜文秀就不該供在楊祠內，更不該穿着清代衣冠。後來在觀音堂看見楊玉科的另一塑像才證實我的懷疑是不錯的。祠前有光緒十七年八月所刻三次御賜祭文的石表。書院曾經劉安科重修，花木繁盛，亭榭曲折，頗能脫俗。有石碑一，上刻宋湘嘉慶丁丑所作洱海行，乃道光二年所作種松三絕句。宋湘字芷灣，嘉應州人，道光間官大理府知府。尤其別緻的是在大理石的花池邊上刻有安化賀宗章所作的滿園八詠。

●杜文秀的帥府就是清代的提督衙門。據大理縣志稿說：「提督署在城內五華街。清咸豐六年大理城陷，回首領杜文秀併署北民人屋產，加造內城，改稱帥府。同治十年亂平，巡撫岑毓英墮其城垣。光緒元年提督楊玉科中軍李錦昌。請款修復甬壁大門。七年提督黃

武賢中軍黃河洲請款重修」。自從民國二年裁撤提督後，曾經作過陸軍步兵旅司令部，派西道尹公署，迤西鎮守使署，現在是騰大師管區司令部，趙司令誠伯（德恆）即駐節於此。誠伯騰衝人，日本士官學校騎兵科畢業，民國九年曾任大元帥府參議，博聞強識，肆談工詩，每逢茶餘酒後，談笑風生，四座歎服，幾乎不容旁人有插嘴的機會，近所作無題八律，懷人八絕，很得李玉溪的韻味。又有大理絕句三十二首，風格情韻超軼揚升庵宋芷澗之上，把這個南詔故都渲染得生色不少。部內的大堂頗軒敞，地下鋪遍大理石，堂後可望蒼山，且有綠蕉翠竹交相輝映，極爲幽靜。有坐椅四張，彫工很精緻，背上刻着麒麟，相傳是杜文秀的遺物。堂前有明弘治三年大理衛所鑄鐵礮四尊，俗稱作「鐵桶江山」「桶」或由「銃」音轉。此外別無杜文秀的遺跡可考。

（三）關於喜洲

喜洲就是南詔時候的大蓋城，或因隋將史萬歲曾駐兵於此，管它叫做史城，現在當地的

民家話呼做 *he chie'chie* 卽是「險」或「險」的對音。唐樊綽蠻書六賧第五云：「大釐謂之史賧。……太和城，大釐城，陽苴咩城，本皆河蠻所居之地也。開元二十五年蒙歸義逐河蠻據太和城，后數月又襲破苴咩。盛羅皮取大釐城，仍築龍口城爲保障。開羅鳳多由太和釐遼川來往。蒙歸義男等初立太和城以爲不安，遂改創陽苴咩城」。又云：「大釐城南去陽苴咩城四十里，北去龍口城二十五里，邑居人戶尤衆。盛羅皮多在此城，并陽苴咩，并遼川，今並南詔往來所居也。家室共守，五處如一」。新唐書南蠻列傳云：「大釐險亦曰史賧。」又明弘治八年楊謨重修大慈寺碑云：「蒙氏九代孫孝桓王遷都五峯下『國號』史城」。原明李元陽雲南通志卷十六羈縻志云：「異牟尋以唐代宗大曆十四年嗣立，先居史城」。原註「史城、今喜洲也」。可見喜洲在唐代同現在的大理城（就是那個時候的陽苴咩城），是一樣重要的。現在從表面上看起來，喜洲比大理整齊的多。鎮裏的殷實大戶有楊董趙李尹張嚴諸姓，各家的宅第都是畫棟彫樑，輪奐可頌。最近新建築的一所大宅子，聽說花了二百萬，深盆、恭桶、發電機、色色俱全。鎮裏紳士捐資興建的蒼逸圖書館和五台中學，在抗

戰時候看起來，都覺得堂皇富麗，頗堪羨慕。當地有「窮大理，富喜洲」的俗諺，大概不算是誇張。美中不足的就是蒼蠅太多。聽說到夏天更厲害，說話時若不用手掏着，往往有飛到嘴裏去的危險！

喜洲在明清兩代科第也頗發達。明朝的給事中楊弘山（士雲）就是此地人，各家門首懸着「進士第」「甲科第」「大夫第」的不一而足，在四方街的通衢還豎立着題名坊和翰林院給事中的石牌坊。市面三天一街，每天早晨還有鄰村婦女聚到街上賣布，頗有古代「抱布買絲」的遺風。在街上通用民家話，有時候外來人買東西，間或遇到「我不懂漢話」的回答。本地人管漢話叫做「漢」，管民家話叫做「白」。假如立志研究民家話，我想在這個環境裏住上半年就可以有相當的成就了。

（四）華中大學

抗戰以後，華中大學起初從武昌搬到桂林，後來又由桂林搬到喜洲，到現在差不多快

三年了。校址在喜洲鎮的東南，是由大慈寺張公祠和文廟三處合成的。大慈寺是南詔時建的，明成化乙酉和弘治八年兩度重修，寺中現有明洪武戊寅沙門無極寶蓮殿記，和弘治八年楊謨重修大慈寺記兩個碑。據元張道宗記古滇說云：「時六詔之渠帥曰蒙舍詔，越巂詔，越柏詔，浪窮詔，施浪詔，鄧賧詔，國相張建成始服五詔。又三十年王（蒙詔威成王樂誠）遣張建成朝唐。建成乃喜洲人也。入覲過成都大慈寺。適寺初鑄神鍾已成，寺僧戒曰：「擊鐘一聲施金一兩」。時建成連叩八十聲。僧驚問曰：「汝何人，連叩如此」？曰：「吾雲南使張建成也」。僧乃易其名曰「化成」。成曰：「佛法南矣」。遂學佛書，歸授滇人。成至京朝唐，時玄宗在位，厚禮待之，賜以浮屠像而歸。王崇事佛教，自茲而啓。」這一段傳說和大慈寺創建的歷史頗有關係。張公祠是已故司法總長張榕西先生（耀曾）的家祠。他的始遷祖也叫張建成，和上面所說的南詔國相同名。據張氏宗譜上說：「始祖張建成「直隸鳳陽人」，元時官滇通海路古橋州。負奇好義，仗義倜儻。榆段高其名，迎至禮遇，遂卜居喜洲。」自明以來，以甲第顯者凡三人：張拱文，明嘉靖乙未進士，號桂城先生，曾創建桂香書院；張雲鷗，明

弘治壬戌進士；張士鏗，清光緒庚辰進士。至榕西爲第二十六代。文廟也是元時創建。下祀唐御史杜光庭神主。這三個地方聯接起來恰好够華中大學三院的教室和辦公處之用。

華中從章卓民校長接辦以來已經有十八年的歷史，平時不求聞達，却獨自關起門來苦幹。比如理學院卜彭年萬繩武蕭之的各教授在物理化學生物方面都有自己的貢獻；熊子璣教授利用遷校的舊汽車發動電流，除去供給實驗外，還可以燃燒全校幾十盞電燈。最初每晚開燈四小時只需國幣十元，現在雖然物價高漲所費也不過三十元上下。就這一樁來講，就可以看出華中同人利用現有設備一點一滴去作的精神！教育學院在黃秋浦（溥）院長領導之下頗注意於英語和音樂師資的訓練，三四年級學生都借五台中學去實習。文學院裏除去中國文學系的幾位老朋友外，我還會到歷史社會系的許煇光，經濟系的唐炳亮張祖堯各教授。中國文學系的研究室由游澤承包漁莊兩教授領導，從二十七年以來，每年都有研究報告寄給美國哈佛燕京社，因爲大家的努力，每年協款遞有增加。他們所寫的論文，據我看到的，如游澤承的說蠻，西南夷語攷，火把節考，說洱河，包漁莊的釋變，民家非白國後裔

考；傳懋勳的昆明俚語研究；利波語研究等等。本年新聘葛毅卿任副教授，葛君在教育部時，曾到滇黔川康一帶調查，所得邊疆語言材料甚多。許煇光教授是著名人類學者馬利諾斯基的高足，他最近作 *The differential functions of Relationship Terms* 頗有獨到的見解。他現在的計劃是研究上關到下關一帶的祖先崇拜問題。

(五) 聖源寺和羅剎閣

在昆明看到白國因由和蒼洱碑已經久仰聖源寺的大名了。三月八日我在五台中學記音告一段落，承該校教師王樹森先生和邱鍾棠女士招待我去遊聖源寺和羅剎閣，同伴還有一個初中一年級學生名叫李月起。聖源寺離喜洲約七里，寺裏大殿旁邊的清光緒間楊泰山重建聖源寺碑記云：「蒙氏建寺名聖源。由唐至宋貞宗時段氏重修。炎宗壬子年寺燬，平國公高順貞復建之，紀大士一十八化世，傳爲白國因由，繪影圖形洋洋如在。及元有元帥楊智公，明則中谿李太史桂樓楊先生，相因而修飾闡色，亟莊嚴。近迄清康熙時，寺遭水患，

僅存大殿。有先覺大齡含宏省機等……，結志修補，積十六春秋而修葺如故。……，自丙辰兵興，賊分兵駐寺堵禦，同治壬申京兵大發，賊竟束手無策，放火而逃，將千百年古蹟化為烏有矣。……光緒壬午邑人重興土木，戊子而大殿告成」。那麼，現在的大殿只是清光緒間重修的罷了。殿中供着三世佛，前面的二十張隔扇，上面刻着白國因由，下面刻着觀音聖蹟圖像。第一到第七述觀音降羅刹事，第八到第十一述白國來源，第十二到第十六述觀音降諸夷，第十七到第十八述大理起源，第十九「示夢岑宮保繪圖擒賊」和第二十「楊總戎掃穴擒渠」兩章是今本白國因由所沒有的，這顯然是光緒重修時為紀念岑毓英楊玉科而追加上去的。南偏院另有殿三間，殿廊左壁嵌着楊黼所作漢字白音的蒼洱碑，右壁嵌着清康熙五十四年董學祖所撰省機禪師行實碑。殿裏邊，南有康熙三十一年聖元寺開山大師中和尙實行碑，北有康熙三十三年聖元寺常住碑記。中祀觀音化身之老僧，左祀文昌，右祀火神。香火並不發達。蒼洱上面的民家話現在已然沒人能通其讀。喜洲有兩位會念它的音，但不會解釋它的意義。前年傅君懋績曾經指導華中中國文學系學生蕭甯南把它的音記

下來，并略考楊黼的事績。案楊黼大理下羊溪村人，別號存誠道人。「素好學。讀五經皆百遍。訓誨鄉里子弟，口不言人過，兼好釋典。口絕羶味。工書善篆籀。人勸其應舉，必當有獲。笑曰：「性命不理，而理外物乎？」庭前有大桂樹，縛板其上，題曰桂樓，日夕偃仰其中，詠歌自得。嘗以方言著竹枝詞數十首，皆發明無極之旨。每出游，遇林泉會意，輒留連不能去。然以父母在堂，不欲遠離。家雖貧，躬耕數畝，以爲養親甘旨，但求親悅，不願餘也。父母歿爲傭以營葬，葬畢入雞足山，棲於羅漢壁之石窟中，十餘年，壽八十，子孫迎歸」。無疾而終。（節采李元陽存誠道人楊黼傳。）由此看來，他在蒼洱碑以外還有用民家話所寫的數十首竹枝詞，可惜我在倉卒中沒有找到。

到聖源寺後，忽然趕上急風驟雨並且夾着冰雹。可是我們並不因爲天氣變了就失望。我仍舊拿着小本子東抄西寫，李月超去買柴，王先生幫着燒火，邱女士把帶來預備野餐的菜烹調起來，居然也湊成四菜一湯。其中有一味是麂脯，就着升酒細細咀嚼，別有一番滋味。假如不下雨，大家坐在山坡上去吃更當有趣了。王邱兩位同是學藝術的，所以生活懂得藝術

化。三八婦女節是他們倆的結婚紀念日，順便約我同遊，隨後才知道我無意之中夾了一回蘿蔔乾兒。

吃過午飯，雨過天晴，太陽又出來了。下午一點半鐘由聖源寺出發，從從容容的順着小路走，約摸有五六里的光景，王邱兩位用手指給我看，在蓮花峯的山腰，從一片蒼翠中映現出一段紅牆，那便是羅刹閣。上陽溪的水從峯際流下來，分散成幾條小溪隨處澄澈見底。我們循着溪流，衝着紅牆的方向走，經過上陽溪村盡頭的一片草坪，登上七十二級石磴，便到了遺愛寺。寺前有萬年青兩株，高約三四丈，大可兩三圍。北殿祀清平景帝，有神主云：「大聖祐祚皇基清平景帝三四五爺新王太子神位」，後院西殿祀玄壇，南院的裏殿中間供着釋迦孔子，左邊供着關岳，右邊供着文昌，可謂「文武聖神」（用原匾語），同治一爐。出寺穿小徑上行約百步，在兩峯環抱間，乃見羅刹閣。閣下有巨石約兩丈許，寬亦相稱。中有罅漏，用磚密密的砌起來。相傳觀音把羅刹封閉在這塊石頭裏邊。羅刹譯言邪龍。本地傳說唐以前羅刹爲害大理，唐初觀音大士制服羅刹，才建立了白國。這不過是

一種開關的神話罷了。羅刹閣就建在大石頭上，所供觀音也作老人裝，二指上翹，貌頗慈祥。站在閣前遠眺洱海澄靜如鏡，沃野百餘里，稻田和菜花交映，黃綠相襯，好像是王邱兩位有意替我這位客人安排好了的圖案！閣前有大樹四五株，高約三四丈，下無枝葉，只在頂際如張綠傘，在山上許多疏林中間它確可以秀出衆表。寺後拿蓮花峯作屏障，上陽溪的水聲不捨晝夜的在潺潺響着，難怪羅刹當年被觀音引誘到這個地方就捨不得出來了。我們因為蒼山頂上濃雲又起，不敢盡興流連，匆匆趕下山去，剛到上陽溪村裏，大雨夾着冰雹果然下起來了。王君找着一個五台中學學生的住家暫避一會兒，承他們幾個學伴會合起來勸勸懇懇的享先生以酒食。可惜我們午飯吃得太飽，只能接受他的好意，却沒有下嚥的胃口。四點半雨止後同着幾個學生一塊兒返喜洲，沿途同他們溫習着民家話，並不覺得疲乏。

（六）洱海之濱

自從二月五日在才村的臨水亭望過一回洱海，這一個月裏我並沒有再到過一次海濱。

三月九日記音工作停止後，包游兩君留我多盤桓兩天，那天下午我們三個便溜達到海濱去聊天兒。由城北到海濱有兩條小路：偏南的一條，垂柳夾徑，風不揚塵，走到盡頭便是所謂龍湖。湖周遍繞着水楊，在一個好像鑲着綠邊的鏡子中間漂出一座宛在水中央的樓房來，那就是蒼逸老人嚴子珍（鎮圭）的別墅海心亭，因為怕風沒敢泛舟容與湖心，但在岸邊凝視，已然讓我想起睽違已久的西湖阮公墩，湖心亭和北平的北海，什刹海來了。偏北的一條，一直可以走到海邊的沙村。楊柳蔭下鋪着茸茸的草地，海東的山上反映出落日的斜暉照在從沙村橫吐出的一條砂洲上，站在遠處一望，依稀像是青島的棧橋。幾個水鳥無拘無束的任意翱翔着，兩三匹嗜青的小馬很馴順的低着頭找他要吃的草。幽謐的背景恰好和澄靜的湖面得到調諧，它和我在才村所見的「海闊觀濤」，完全是兩般景象！附近有一個小廟叫做順則庵，難道就是從「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取意嗎？

（七）中央皇帝廟和三靈廟

在大慈寺的對面有一座中央皇帝廟，大概就是喜洲的本主廟。迤西所謂「本主」各村鎮都不相同。這裏所祀的中央皇帝，像高丈六，貌頗猙獰，赤鬚環眼，貫甲頂盔，橫劍危坐，向西南怒目而視，看起來略有點兒毛骨悚然！土人相傳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像，不知有何根據。在我看來，倒和下文所記三靈廟裏的福景靈帝有些相似。本主廟兩旁的配像是些判官小鬼馬童之流，和別處的城隍廟裏的配像相同。那麼本主的地位也許和別處的城隍相當。

三靈廟在喜洲西五里許鳳陽村外，背滄浪峯，臨霞移溪，竹樹森蔚，溪水縈迴，登高憑眺，亦可俯覽洱海之勝。廟裏有殿三楹，中間供着「大聖元祖重光鼎祚皇帝」「大聖聖德興邦皇帝」「大聖鎮子福景靈帝」，「大聖妙感玄機洱河靈帝」四位塑像，還有「蒼浪峯霞移澗得道有感龍神」牌位。關於「三靈」的來源，廟的北廡有明景泰元年三靈廟記碑，記述的很詳細，茲錄原碑全文如左：

三靈廟記 五峯關雪道人楊安道書 井篆額

竊聞三靈者，其來尚矣。按白史自唐天寶壬辰蒙詔開羅鳳神武王時肇興神迹，至靈至

聖。其一靈乃吐番之酋長，二靈乃唐之大將，三靈乃蒙詔神武王偏妃之子也。厥誕生時，中宮無出，陰謀以猴兒易而棄廢，埋於太和城之道傍。密遣侍女夙夜視之。塚生一葦而暢茂。羣犍往復，有一椶帖先來愛護。一旦斑牒忽食之。女遂報於中宮。宰特剖腹，出一男子，被戴金盔甲，執劍恨指，騰空而北往吐番。後率兵伐太和，至德源城，蒙詔乞和而歸。後同二將復舉兵至摩用，大戰弗克，回至喜臉，赤佛堂前三將殞命。乃拓夢院傍耆老曰：若立廟祀享，能通水利，除災害。遂定星揆日，不月而廟宇成焉。由是雨暘時若，五穀豐稔。每於四月十九日闔郡祈告。迄異牟尋孝恒王追封號曰元祖重光鼎祚皇帝，聖德興邦皇帝，鎮子福景靈帝。院傍有一長者，乏嗣，默禱。其園種一李樹，結一大顆，墜地現一女子，姿稟非凡。長者愛育，號曰白姐阿妹。蒙清平官段寶瑤媵爲夫人，浴濯霞移江，見木一段逆流，觸阿妹足，知元祖重光化爲龍，感而有孕。將段木培於廟庭之右，吐木蓮二枝。生思平，思肖，號先帝先王。思平丁酉立位，國號大理。建靈會寺。追封母曰天應景星懿慈聖母。重創三靈廟。世傳

三十五代，凡三百九十一載。迨我聖朝洪武壬戌，大理臣伏。胤子段名赴京，見任湖廣武昌衛鎮撫。有憲椽院塋楊賜等施捨田畝。城南善士楊正等曰：三靈廟者一鄉香火祈福之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豈可不思補報乎？是以徵言刻石，以彰厥德。予不揆疎譎，述其梗概而詞曰：

三靈聖帝 天性正中 生前爲將 歿後祀崇 陰翊治化 威德惟隆 雨暘順序
祈禱必從 闔郡瞻仰 沛澤咸通 黎民獲福 於變時雍 西山蒼蒼 東海溶溶
紀德貝石 垂祐無窮

景泰元年歲次庚午秋菊月下泮 城南村 院塋村 江度村

這段傳說雖然荒誕不經，但是同蒙氏起源的傳說也相彷彿。記古滇說，南詔野史，滇小紀等都沒有提到它，大理縣志稿也沒有收入，我所以把它抄下來供研究蒙段歷史的人們參考。在廟中抄錄的時候頗爲辛苦，澤承站在碑前用臨川腔的國語一句句的念，漁莊和我伏在一個灶台上各抄一半，回到喜洲又託萬先法君謄清，這麼一段東西也包含着四個人的

勞作呢。碑裏所引白史，應該就是白古通。白古通或疑楊升庵所偽託，不過李元陽的雲南通志引它的地方很多，清乾隆時人陳鼎所作蛇譜也記着在劍川何氏家見到西南列國志，似乎當時真有這部書的。在喜洲時會到一位賓川丁石僧君，他說光緒初年還有人看見過白古通的殘葉，究竟是假是真，實在無從懸揣。向覺明先生對於這部書一向抱着當年劉繼莊「懸金而求，募賊以竊」的態度，我到大理以前他諄諄託我找尋它的下落，結果我所能答覆他的還是「杳無消息」。

三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寫於點蒼山麓。

（八）無爲寺與下雞邑

三月二十四日，我把雲龍瀘水劍川的民家語記完，又訪大理縣立中學趙紹普（繼曾）校長審正過民家語的聲調，此行的主要工作，總算告一段落了。趙誠伯司令和馬希良師長曾經允許替我接洽回昆明的交通工具，所以我訪他們去辭行。誰知這一來，惹得他們異口

同聲的強留我多住了一個禮拜。這時徐悲鴻先生由保山開完勞軍畫展，路過大理，要到鷄足山去覽勝，也被誠伯留在他的「帥府」下榻。在這一週間，他們除去料理緊急公務以外，大部分時間都費在招待這兩個「酸秀才」上頭。

二十五日李縣長約遊無爲寺。寺在大理城西北八里許，點蒼山蘭峯的半腰，雙鴛溪和白石溪分流於南北，原來是明朝永樂八年建造的。我同誠伯悲鴻從城裏出發，一邊走，一邊談，健步直前，樂而忘倦，三乘滑杆跟在後面幾乎趕不上。直到過了五里橋，拐上崎嶇的小路，才想起讓滑杆代了一段步，悲鴻還不時的跳下來流連風景，給抬他的黑籍伙子節省了不少的勞力。快到無爲寺以前，第一惹起我們注意的，便是在迎面的一垛粉壁上鑲嵌着用大理石刻就的「南詔勝蹟」四個大綠字，那就是「月含橋」的遺址。轉過粉壁，老遠便看見那三棵馳名的唐杉聳立在寺前了。三棵樹都高約十幾丈周約四五圍，各有各的姿態，一點兒都不相同。中間的一棵從主幹旁分出一枝細幹來，離地一丈多高，更茂葉扶疏，左右勻稱，看着雖然茂密，姿態却不免平凡。北邊的一棵主幹之外分出三枝細幹，經

蒼山的西風吹了一千多年，所有的枝子都向東指着，比中間的那一棵顯着好看多了；可是我頂喜歡的還是南邊那一棵。它是一棵獨餘，在離地五丈許才有枝葉，四條虬枝矯健的向東北指着，另有兩枝却指向反對的方向，牽掣作勢。遠望起來，像幾條小龍兒騰空的在雲中搏鬥；又像一個和巨無霸一樣高的拳師金鷄獨立般斜撐開兩膀在那兒比着奇俏的勢子！寺的位置，據明汝南王朱有勳的遊記說：「由溪而入，榛莽蒙翳。路若窮然，思欲迴履，忽聞絕壁峭巖之間有人聲，知爲幽勝之所。遂披藤捫蘿，且歇且進，歷幽巒，躡石磴，條然若飄浮塞騰，則身已在萬頃雲上矣。流盼容與，愈進愈佳，松濤響空，蘭氣襲人，乃忘其向之疲也」。可是，照我這次登臨的印象來說，這種幽深奇險的境界，已經和寺裏刻着這篇遊記的「玉磬碑」一樣看不見了。寺裏正在翻修的翠華樓，是元世祖忽必烈的駐蹕台遺址。相傳明建文帝也曾在這裏住過。大殿的廊子上有一口大鐵鐘，是明正統十年乙丑四月二十五日鑄的。寺門的南邊有明崇禎九年的石碑，正面刻着慈谿馮補袞郡唐梅詩序，碑陰刻着段藻雲衡山房碑記。此外在大殿前還懸着清光緒二十一年劉安科所題「清淨無爲」

和光緒二十五年李瑞清所題「無爲寺」兩塊匾：翠華樓下的右壁嵌着李根源所寫的沫璣，楊慎，李崇階，楊仲瓊，劉謙諸人的遊無爲寺詩。大殿的楹柱上有民國二十四年邑人楊榮升所作長聯云：「日曬經坡風敲玉磬趁日暖風和快過月橋登駐蹕；泉名救疫樹列香杉愛泉清樹古閒邀閣老步華樓」，寺僧大乘說這副對聯包括「無爲八景」，實際上已然大半湮沒不存了。曬經坡在寺對面的東北方，相傳唐玄奘曾曬經於此坡上終年不生青草。這個傳說，不單上半是無稽之談，就是下半也和事實不符。不過站在坡上向東眺，洱海澄碧如鏡，鷄山迤邐如屏，拿望遠鏡來細看，連鷄山頂上的楞嚴塔都清清楚楚的擺在眼前。回首西顧，三棵唐杉的雄姿，掩覆在蒼山的底下，因爲光線，方向的變換，和進山時所領略的景象又不同了。在坡上凝望了許久，天風虛嵐，牽衣縈髮。跑回寺門前，悲鴻正在替三棵唐樹寫生。他先用木炭起稿，再用鉛筆墨筆鈎勒，對於光線的向背，皴紋的稀疏。絲毫都不肯草率。從前聽見一位朋友說：「沒成名的人賣力，成了名的人賣名」。照我自己的經驗，再參證許多當真成名的人的實例，處處都可以證明這句話是自暴自棄的。離寺下山，

大約四點多了。轉過月含橋，便見縷縷的濃雲像炊煙般從山谷間冒出來，一會兒瀰漫了山腰，一會兒籠鎖住古寺，慢慢的連蒼山的幾個峯頭也迷失了本來面目。煦日的光輝剛剛隱匿起來，無情的西風便凜冽的吹着，坐在滑杆上搖搖欲墮，雨星兒不時的刮上了面龐，眼看着大雨就要下起來了。悲鴻爲到五里橋挖一塊玉帶石，放開了脚步在地下走着，我們坐着滑杆都趕不上他。下山剛三里許，果然下起雨來，我和誠伯躲在一家水碓房的門前，等着雨小一點兒，又跑到一家民房裏去歇息。幸而這一陣急風驟雨不大會兒就過去了，我們慢慢的在地下走着，各自談了一兩件可歌可泣的回憶，不知不覺的便回到了北門。

二十七日中午，悲鴻和周軍凱李立柏來邀，同應楊杏村（時芳團長的約會，到下鷄邑去看打魚。下鷄邑在大理城的東北八里許，是才村迤北洱海邊上的一個村子。到北門和誠伯希良志鵬諸人會齊，十五騎馬魚貫的絡繹前進。我雖生長北方，却從小兒沒學過騎射，在馬上東搖西擺的始終穩不住重心，更不用說控縱急徐的騎術了。所騎的一匹小馬，據說是相當駿良的，可惜所馱非人，絲毫不能申展它的才能，羈勒在韁索之下，俯首帖耳的慢

慢走着，有時回過頭來長嘶一聲，宣洩它的鬱積，似乎在表示所遇不諧的哀怨。據騎兵科的先進趙誠伯說：「會騎的人騎馬，不會騎的馬馱人」。馬不幸而不能馳騁無羈的任性發展，它總願被一個控制有方的人騎着，却不甘於庸庸碌碌的馱着一個隨風飄擺坐不穩雕鞍的懦夫！所以我這一天雖然幸而沒從馬上滾下來，却對於這一匹小馬十分的抱歉！

到下鷄邑楊宅休息片刻，便坐着兩隻小艇容與在洱海間。風不很大，海裏吹不起波浪來，順風向南駛着，走的很快。天上布滿了烏雲，太陽避匿在雲的後邊，可是隱藏不住的光芒又偷偷的從雲縫兒裏鑽出來，輻射下幾道霞光，映襯着黯黯的天空越發顯着明麗。等到日光的斜度超越出烏雲掩蔽的範圍，便成片的灑滿在海東的山上，因此一水的間隔就有陰晴的不同。小船泛過龍王廟的時候，風濤並不像我二月初在岸上所看見的那樣險惡。到了才村漁人已經下過大網了。我們雖然沒能看見洱海漁民的捕魚生活，可是順風泛舟，浮沉在水色山光中也覺得不虛此行。回來的時候，風浪較大，小船吃水頗深，心裏未免有點兒害怕。杏村素來好客，款待的很殷勤，並且堅留我們在下鷄邑多盤桓兩天，直到黃昏

的時候還不肯放行。我們趁着他帶有七成醉意，不得已留下誠伯靈後，不辭而別，快馬加鞭的逃出了下鷄邑。一氣兒跑了五六里，我和馬漸漸和諧，兩膝和臀部的控制，自己也覺得有點兒把握，不過剛在騎得稍有趣味的當兒已經回到大理城的東門了。

（九）「掛彩」歸來

經過一番酬酢。三月三十日誠伯希良軍凱立柏才送我到下關。承中緬運輸總局下關總站薛鳳章總管（文蔚）和陳車務長（昆書）的關照，第二天一清早我便搭七六三六號GM C車從下關出發，司機傅某，湖南人，人還老實，沿路總算順適。當天沒趕到楚雄，在沙橋過夜。四月一日早晨六點從沙橋起身，走出去不到十公里，汽車撞在一塊大石頭上，斷了兩塊鋼板，雖然還能對付着往前走，可是車身向左傾側很多。我恐怕過級山坡的時候發生危險，一到楚雄總站便託余嘯南總管設法。承他和黃車務長幫忙，把原車立刻發廠修理。黃車務長恐怕修理耽誤時間，當天趕不到昆明，又給我換了一輛九六八八號新Dodge。

車，機器和座位都比原車好的多。司機蔡某，湖北人。八點三十分開出總站後，蔡司機下車去買米，直等到九點鐘，我原來坐的那輛七六三六號車已經修理好了開過去，他還沒有來。又等了好半天，他同隊的一位貴州人才跳上車來，替他開走。大約十一點鐘左右，開到一百五十二公里的地方，離級山坡下坎還有兩公里的光景，突然被昆明總站派出來的一輛稽查車給攔住。幾個廣東口音的稽查其勢汹汹的先向我盤問，幸而有薛總管填發的乘車證，算是沒被他們捉作「黃魚」。後來好像預先知道這輛車上有私貨似的，就七手八脚的仔細檢察。結果在車底下前後輪子中間的鐵樑裏搜出六十四罐味王，兩疋法蘭絨，又在車箱下層搜出肥皂三箱。檢查過後，因為司機的是替工，沒法被帶走。可是他沮喪極了，似乎這一批貨裏他也有相當的股份。我因為車上的罩棚沒扣好，恐怕行李遺失，站在車旁邊幫助司機扣罩棚，那輛稽查車竟自沒看見車旁邊站着人，猛然間從對面開過來，一下子就把我撞倒了！當時，我右額上皮破血流，右肩頭和右膝都很疼痛，衣服也撕爛了。幸而是醫着躺下的，假如橫着倒下，那便會受了腰斬的慘刑！在剛一撞倒的那一剎那，我心裏很清

明，我憶記我那十八個單位的語言紀錄，我可惜我兩個月來晝夜不息的辛勤，尤其怕二十年來的學養就這麼糊裏糊塗的斷送在鹵莽的司機的手裏！況且四月一日是萬懋節，即便昆明或大理的朋友接到我的凶信，還許當作鬧着玩兒呢！及至同車的一個廣東小孩把我扶到車上去，紮住傷口，甯神休息了好久，我知道不會死了，可是又就心有血毒或破傷風的危險。下午三點到了祿豐，趕緊到衛生站去檢察。站上的一位周大夫，是上海醫學院出身，曾經在呈貢見過。據他說傷勢不大嚴重，他替我仔細的消過毒，讓我安心了好多。過祿豐後，車開的很快，六點十分就趕到昆明西郊的黑林鋪。因為汽車不進城，我便換了一輛馬車，拉着行李慢慢的走，回到青園還不到七點鐘。

將養了兩個多禮拜，傷勢漸漸平復了。到現在，只是右肩胛骨有一小部分稍微突出，右額上也殘餘着一個小疤。沒想到在四十歲以後竟自留下這麼一點兒小小的創痕！恐怕遇到陰天下雨，它還會不時的犯疼呢！

三十一年五月四日補記於昆明青園

清碧溪記遊

去年春天我將要離開大理的時候，誠伯堅留我同遊清碧溪。他說：「到大理而不登洗馬塘，臨清碧溪，探波羅崖，未免辜負了蒼洱勝境！三月杪春寒未殺！雪風時起，縱登洗馬塘也見不到杜鵑遍山的奇景，畏難而止，猶有可說。但是無論如何必須玩過清碧溪和波羅崖才算不枉此行」。說罷，便長吟他和志希酬唱的詩，又朗誦他所作約友人遊清碧溪書裏的警句：「郡西有清碧溪，頗可遊。溪上下兩臺，爲潭者三。夏漲爲溪，秋渴爲潭，水色晶瑩，直視見底。兩岸飛崖無數，上與天接。高峯綠樹，倒植橫生。山寒不鳥，水冷無魚。呼喧不至，靜如太古。理柱調絃，引吭便歌，峯青曲罷，相對寂然。視輿佳麗，負姣童，挾弓佩彈，圍繞驕從者，又如何乎？」豪興四溢，旁若無人。當時我雖心焉嚮往，終以校電促歸，有願未償！

今年二月初，我應印老和蔭國之約重到大理講學，總算跟蒼山洱海有緣，居然有再度

登陸的機會。那麼，這次遊覽第一不能忘懷的當然就是清碧溪。

二月四日，恰值夏歷壬午歲除，中午誠伯在他的官邸歡譚講學同人。看見誠伯，看見這古老的杜文秀府，越發引起去年未闌的遊興來。沒等終席，便約光旦春臺同遊。出趙邸，坐小汽車到七里橋聖麓公園，改乘竹筴給我們預備的滑竿朝着馬龍峯的方向西進。約三四里，見流水穿石灘間，那便是清碧溪下游了。涉灘，緣溪北行，再里許，馬龍聖應兩峯的餘脈形成了巉峻對峙的山峽，駢突如門，上聳下削，溪水就從這裏破門而出。從此以內，崖夾於上，溪嵌於下，石皴如畫，流水成音，崖際的雜樹遮翳住已向西轉的日光，格外透出深窅清幽的情韻。進峽後，靠着馬龍峯這一邊走，逼仄的小徑盤紆在崖端，越往裏越曲折，而層巒疊翠也越顯着奇秀，又一里許，崖端徑斷，滑竿不能前進，乃溯溪行亂灘中，屢涉其南北。這時我和春台已然有點兒勉強支持，但是光旦賈其餘勇，叫一個滑竿夫攙着，仍然高高興興地向前跋涉。大家正在腿酸汗流的當兒，偶一抬頭，突然看見西面兩峯聳矗，中劈僅如一線，另外一個高峯卷映在這劈開的小門後面，積雪中垂，如正練界青

山，五彩的望夫雲從峯際流出來，烘托得蒼松黛巒分外顯着奇麗！這時我已神凝形釋，儼然陶鎔在大自然的爐冶中，剛纔那一點疲乏，早不知什麼時候從峯顛雲際飛過點蒼山，拋到漾濞江心去了。

清碧溪的源頭就在雙峯底下，水從源出，先匯爲上中下三潭，然後下流成溪，曲折以趨洱海。峯麓有一片廣坪，坪際崖穴間數有炊爨痕跡。不肯攀峻涉險的遊人們，往往在此止息，置酒雅集，只能坐覽峯色水聲之勝，而不能親賞潭影波光的幽異，雖說興盡而止，終不免辜負了溪山。我雖孱弱，豈肯與若輩爲伍？於是，披榛除莽，更向前行。自坪西下復與澗遇，澗源有一泓清水，澄冽瑩澈，細石布底，纍纍可數，拿它的部位推度，這或者就是所謂下潭？從此穿行叢莽間，沿南峯西進，約半里許，仰見右崖鑿「禹穴」二大字，相傳是明太守楊邛崧所刻。再前卽直逼夾門下，水從門中突崖下墜，高約丈餘，宛如倒掛珠簾，和後峯積雪爭潔比白。這條白練傾瀉而下，蓄爲澄潭，廣兩丈餘，水作純綠色，深不可測，這大概就是所謂中潭。對岸北峯的旁邊有一斜阪，高約丈餘，偃仄無級可登，冰雪未消，滑

賦不可着足。但由它登崖，便可望見上潭。春臺抖擻精神，踏兩潭間的溪中亂石，爬上對岸的斜坡，猿行而上，蛇退而下。據他告訴我和光旦說：「上潭就在中潭的崖上，稍偏北一點兒，形狀像一個鉢盂，水色益較深碧。盂滿水溢，便從崖緣流下來注入中潭。崖端阪上積雪極滑，稍一失足，就有墜崖的危險。但盂邊有冰柱倒垂，好像石鐘乳一樣，頗爲美觀，能見此奇，總算沒有枉冒這一番危險」。在我們這次旅行的全程中，這一舉可算是春臺頂勇敢的表演，事後追想，我還佩服不置！

聽罷春臺的描寫，我和光旦面面相覷地默然許久。起初光旦頗想手足並用地嘗試一下，從者侯君遵蔭國仲筮的囑咐極力勸阻，他也只得罷了。但他還怕我受他牽累不能盡興，勸我還得努力攀登上潭。其實我呢？想起李中溪所說：「水出山石間，湧沸爲潭，深丈許，明瑩不可藏針。小石布底，累累如卵如珠，青綠白黑，麗於寶玉，錯如霞綺。上有墜葉，鳥隨腳去」。下潭水光深青色，中潭鴨碧色，上潭鸚綠色。水石相因，水光愈浮，石色愈麗；揚升庵所說：「壘礫承流，水色瑩澈。其中石子嵯嶙，青碧璀璨，麗如寶

玉」，還有徐霞客所說：「再踰西崖，下覷其內有潭，方廣各二丈餘。其色純綠，漾光浮黛，照耀崖谷。午日射其中，金碧交蕩，光怪得未曾有。……踞石坐潭上，不特影空人心，覺一毫一孔無不瑩澈」；心裏未嘗不躍躍欲試地想身臨其境，一探究竟。繼而一轉念，想起霞客當年「躡峯槽與水爭道，爲石滑足，與水俱下，傾注潭中，水及其頂」的險狀，不覺不寒而慄，惴惴而止。況且「青碧璀璨，麗如寶玉」，「浮光漾黛，金碧交蕩」，「水光愈浮，石色愈麗」等等景象，主要的條件必得有「午日射其中」，才能顯現出來。即使像光旦所設想的：「峯頭彩雲爲此間常事。雲影在潭，則潭水與水底石丸皆呈繽紛與駘蕩之象，余等雖未見雲影，已見射影之雲，而所見獨多，且於此得悟潭中水光石色所由幻化之理，亦慰情勝無矣」，那也得在烈日當頭的時候去臨瞰才有法子證實。我們到中潭太陽已然隱匿到嶺的西邊去了，即使冒險爬到上潭，暮色已快籠罩下來，哪裏還看得見水色的幻化？更哪裏窺得到水底諸色斑斕的石丸？不如適可而止，反倒永遠留存一個有餘不盡的想像——大凡想像中的境界總比現實的美麗得多！光旦又告訴我：廬山的三疊水和南嶽的水簾洞也

是跟這裏差不多的玩藝兒。那兩個地方我都沒到過，惟其沒到過，也許比到過更美一些？與盡緣溪下山，到七里橋已然星斗滿天了。

歸來重檢徐霞客遊記，頗疑我們所看到的中潭下潭，乃至於春台登臨的上潭，並不能叫做第一潭，第二潭，第三潭。因為遊記中在霞客落水曝衣後明明說：

「披衣復登崖端，從其上復西逼峽門。……余欲從其內再窮門內二潭，以登懸雪之峯。……遂轉北崖中垂處西向直上。一里，得東來之道，自高穹之坪來，遵之曲折西上，甚峻。一里餘，逾峽門北頂，復平行而西半里，其內兩崖石壁復高駢夾起。門內上流之澗，仍下嵌深底。路旁北崖，削壁無痕，不能前度。乃以石條緣崖架空，度爲棧道者四五丈，是名陽橋，亦名仙橋。橋之下正門內第二潭所匯，爲石所虧蔽不及見。度橋北，有疊石貼壁間。稍北疊石復北斷，乃趁其級南墜澗底。底有小水，蛇行塊石間，乃西自第一潭注第二潭者。時第二潭已過而不知。祇望澗中西去，兩崖又駢對如門，門下又兩巨石夾峙，上有石平覆如屋而塞其後。覆屋之下，又水瀦其中，亦澄碧淵渟，而大不及外潭之

半。其後塞壁之上，水從上澗垂下，其聲潺潺不絕，而前從塊石間東注二潭矣。

他從此歷澗中石塊西上，更從北崖轉陟密箐中，路斷無痕，再去巾解服，攀竹爲繩。最後因爲壑底之澗又環轉而北，跟垂雪後峯，界爲兩重，終於爬不上去，他才想轉回來：

時已下午，腹餒甚，乃亟下。……遂從舊道五里過第一潭。隨水而前，觀第二潭。其潭常夾門逼束之內。左崖卽陽橋高橫於上。乃從潭左攀磴隙，上陽橋逾東嶺而下。四里，至高穹之坪，望西澗之潭已無人跡。亟東下沿溪出。

從這兩段看來，可知霞客所謂第一潭第二潭是指着峽門裏面的說，和我們所見到的上中下三潭有分別。照他所說那樣險仄，即使我們到中潭時天光還早，恐怕也沒有那麼矯健的脚力去探勝尋幽了。叔偉的興趣，膽氣，脚力比我都強，不知他的遊記裏提到這兩個潭沒有？

歸結我對於這峽內的二潭，也正像洗馬塘和波羅崖一樣，願意常常留存一個雋永、美妙、餘味無窮的想像！

三十二年五月十五日深夜四時追記。

大理的幾種民間傳說

(一) 觀音降羅刹

相傳大理古時候是澤國，洪水一值浸到山腰。人民居住在山上靠着打野獸採果實來過生活，後來黑龍和黃龍打仗，把下關那裏打倒了，洪水一下兒落下去，才顯出這一片壩子來。在隋末唐初的時候，爲羅刹所據。羅刹譯言邪龍，性情暴虐，喜歡剝人眼，食人肉，百姓受害，困苦不堪。貞觀三年癸丑（？）觀音大士從西天來，至蒼山五台峯下化作一個老人，到附近村子裏探訪羅刹和羅刹「希老」張敬的事實。人民一見老人慍悌慈祥的樣子都很敬愛他，把羅刹虐害人民的情況從頭到尾的訴說了一遍。老人很和藹的安慰他們，告訴他們羅刹多行不義漸漸要惡貫滿盈，大家只要靜心期待着，不久就可以過安樂的日子了。

後來觀音大士探知羅刹的希老張敬是阿青王後代張仁果的苗裔，爲人仁而不智，知道羅刹的暴虐，却沒法子規諫他，不過當時同羅刹往來最密的只有張敬一個人，觀音打算靠他介

紹去接近羅利，於是就化作一個梵僧住在張敬的家裏。過了十幾天，由張敬薦他見羅利，羅利一見梵僧，心生敬愛，款待甚恭，問他喜歡什麼東西。梵僧但求一塊安靜的地方可以結茅藏修，地方的大小僅够袈裟一展，大跳四步就行了。羅利慨然許之。梵僧即請立券，並當衆宣誓。一切手續都辦妥當，梵僧當將袈裟一鋪，覆滿蒼洱之境，白犬四跳，佔盡兩關之地。羅利一見大驚，後悔不迭。這時有五百青兵和天龍八部在雲端擁護，大作鑿證，羅利枉自悔恨，也無可如何。乃善告梵僧曰：「我國土人民都屬你管了！鬧得我們父子連住的地方都沒有了，可怎麼好呢？」梵僧說：「這倒好辦。我另有一個天堂勝境可以給大王住」。於是他在上陽溪澗內碌甕摩出一洞，化爲金樓寶殿，白玉爲階，黃金爲地，化螺螄爲人眼，化水爲酒，化沙爲食，美味珍饈，陳設器具，種種俱備。羅利到這裏面一看，覺得比舊時的國土還好，居然樂而忘返，並要求梵僧把他的眷屬搬來。梵僧等他的眷屬搬進去以後，大顯神通，用一塊大石頭塞住洞門，自己化作黃蜂飛出來。又叫鐵匠李子行拿鐵汁澆它，並且造了一個塔，鎮在洞上，叫他父子永遠不能出來。現在大理上陽溪蒼山山麓的

羅利關，就是這段傳說的遺蹟。

觀音降羅刹以後，又授記細孛羅爲大理國王。時張樂進求爲雲南詔會長，具九鼎犧牲，請細孛羅詣鐵柱廟祭天卜吉，忽有金鷄鳥，一名金漢王，飛在細孛羅右肩，連鳴「天命細孛羅」三次，衆皆驚服，細孛羅遂登位，稱奇王，遂進貢朝唐，子孫累世封王，傳至舜化真共十三代，凡二百三十七年（王崧本南詔野史作二百四十七年，註云：「蒙自唐高宗永徽四年癸丑至昭宗天復二年壬戌實二百五十年滇載記作三百十年，亦誤」。）

這段傳說，除去起首的一小節錄白當地人的口說外，大部分見於白國因由（第一章到第六章）。白國因由是清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大理聖元寺主持寂裕刊行的，現在書版還存在廟裏，據寂裕的跋語，此書蓋本於梵古通「逐段緣由原是梵語，但梵字難認，故譯梵音爲漢語，俾閱者一見了然，雖未見梵古通而大概不外於斯」。案梵古通亦稱白古通或白古通玄峯年運志，也有人管它叫做白古記或白史楊慎的滇載記就是從它刪正而成的，李元陽的雲南通志引它的地方也很多，大概當時確有其書。其中的記載當然不能當做信史，可是從民間傳

說裏却反映出不少歷史上的暗示。就拿這段故事來說，咱們一看就知道它神話的意味多，歷史的意味少，傳說的成分多，事實的成分少。可是假定咱們能夠不拘泥字句去活看，便可得許多有趣味的啓示：（一）可以看出大理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大理古稱「靈鷲山」亦名「妙香國」，從這種移山倒海的借名，就可見出這地方接受印度文化之早。說到白國和蒙氏的祖先，也有人追溯到西天摩竭國的阿育王。據南詔野史「南詔歷代源流」條引白古記說：

三皇之後，西天摩竭國阿育王第三子驃苴低（案白國因由作次子驃信苴）娶大蒙虧爲妻；生低蒙苴（滇載記作低牟苴），苴生九子，名九龍（滇載記作九隆）氏；
五子蒙苴篤，生十三子，七聖五賢蒙氏之祖；

八子蒙苴頌；白子國仁果之祖（此據胡蔚本，于松本作「白崖張樂進求之祖」）。

這裏把白子國和蒙氏追溯到同一祖先，固然和白國因由不同，可是白國因由卷首說到白子國的來源，佛教的色彩更爲濃厚。據它說：阿育王聽他老師優婆塞多的話，認爲白國

是釋迦如來爲法勇菩薩時，觀音爲常提菩薩時，修行的地方，遂封仲子驪信直於白國，號神明天子，卽五百神王。傳至十七代孫仁果。漢諸葛亮入滇場，予姓張，至三十六代孫張樂進求朝覲，上封雲（雲下疑脫南字）鎮守將軍。我們明白這種崇奉佛教，嚮望印度的心理，那麼，推測大理的開闢和蒙氏的建國而抬出一位觀音大士來是沒有什麼奇怪的。（二）可是看出古代對於龍的崇拜。在漢族和許多鄰近部族的神話裏有許多關於龍的傳說，最近聞一多先生所講「伏羲的傳說」已經引證了不少，這裏不能一一列舉。這個故事的開始就說到黑龍和黃龍打仗的話，又所謂羅刹其實就是邪龍，蒙氏建國始祖細奴羅據說也是黃龍之子（詳下文）。那麼，所謂觀音降羅刹的傳說，裏面隱含着以黑龍或邪龍作圖騰的部族和以黃龍作圖騰的部族互相爭霸的事實。後來黃龍一支戰勝了，爲安撫黑龍或邪龍的部族才造出這個神話來。所謂金穀鳥連鳴「天命細奴羅」三次也正是蒙氏造出來的「篝火狐鳴」的把戲。在初民社會裏要想得到人民的信服，非玩這一套伎倆不可。（三）觀音大士的降臨大理何以在貞觀三年癸丑呢？這是爲和蒙奇王細奴羅建國年月銜接的緣故。案貞觀三年（六二二

九)的干支應該是己丑，不是癸丑，而在這以後的第一個癸丑恰好是唐高宗永徽四年(六五三)，也就是細奴羅建蒙國受唐封的一年，這在張道宗記古滇說和王崧本南詔野史都無異詞。(惟胡蔚本南詔野史謂細奴羅於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己酉代張氏立國，自稱奇嘉王，建號大蒙國，又稱南詔)。造傳說的人本來爲給蒙氏建國找出一個「天命細奴羅」的根據來，事實的造端原是永徽四年癸丑。要想推得早一點，所以倒溯二十四年假託是貞觀三年，可惜無意中把真的干支「癸丑」寫出來，不覺得就露出馬腳來了！

由這三個觀點看，咱們對於故事的發展便可以瞭解許多。可是清康熙二十九年黃元治所修大理府志卷三十雜異志也記載「神制羅刹」的傳說道：

俗傳大理舊爲澤國，邪龍居之，是爲羅刹，好食人，有老僧自西方來，托言欲求片地藏修。羅刹問所欲，僧曰：「但欲吾袈裟一展，犬一跳之地」。羅刹許諾。僧曰：「台立符券」。遂就水岸上畫券石間。於是袈裟一展，犬一跳，已盡其地。羅刹欲背盟，僧以神力制之曰：「別有勝地居汝」。因於蒼山上陽溪神化金屋一區，羅刹喜，移其

屬入焉，而山閉矣。僧乃鑿河尾洩水，是爲天生橋。至今人以洱水赤文島爲大士地券云。

此段所記和白國因由詳略不同，黃志纂修的年月比白國因由的刊行較早，大概也是從白古通一類的書轉載下來的。黃氏對於這些「怪誕詭僻之事」認爲「智者守其理，愚者溺所聞。溺而不返，則百端邪說遂乘人心之所溺者，而愈造其理之所必無，君子所以滋懼也。」可是他持之不堅，態度頗爲模稜。他在這一段傳說的後面自註道：

俗以大士洩水，未有居民，故雙鶴引之。然相傳大士以唐永徽四年始現身大理，而碟榆縣則自漢時已置，若謂至唐始有居民，則蒙氏取河蠻太和城大釐城，又於何所哉？鶴拓事或在古初，迨邪龍作祟，大士制之，使不敢爲民害，則有然耳。

我覺得對於民間傳說應該透過它的背後去看，萬不可拘執故事的本身去考究先後，爭論信否。像黃氏這種疑信參半，兩面都不澈底的态度，是不足爲訓的。

〔二〕南詔始祖的感生說

在帝政時代，一般老百姓覺得皇帝是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皇帝本身，尤其是開國皇帝，也總想把自己烘托得不是「常」人，甚至於不是「人」，才覺得可以高居人上。於是就發生了歷史上的「感生」說。咱們只要一翻開每個朝代的「太祖高皇帝」本紀大半就可以找到這一類的記載。先從荒渺難稽的遠古來看：

黃帝母曰附寶，之郊野，見太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於壽丘。顓頊母曰昌僕亦謂之女樞河圖云：瑤光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於幽房之宮，生顓頊。舜父瞽叟姓媯，妻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故姓姚（以上並見史記五帝本紀正義）。

禹帝王紀云：父鯀妻修己，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名文命字密（史記夏本紀正義）。

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史記殷本紀）。

后稷名棄，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史記周本紀）。

大業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史記秦本紀）。

這都是戰國以前的例。至於漢以後，更多得不可勝舉了。爲節省題外的篇幅，姑舉漢朝爲例：

漢高祖之母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史記高祖本紀）。

這種傳說在中國歷史上既然還普遍流行着，何況那宗教情緒較濃的初民社會呢？剛纔最後舉的一個例提到龍，恰好底下我所要講的南詔和大理的始祖感生說都和龍有關係。

據白國因由上說：金齒龍泉寺下有易羅叢村，村女名茉莉媿，貌端美異常。有蒙迦獨娶爲妻。後蒙迦獨因捕魚溺死江中。茉莉媿往尋之，見江中有木一根逆流而上，遂驚迷若夢，見一美貌男子與之語，既醒，痛哭而回，後常往龍泉池洗菜浣衣，於池邊又見前日夢中男子。是夜忽至房中，因而懷孕。父母責之，茉莉媿訴其故，父母相語曰：此乃池中黃龍也。後生九子。九子既皆長大，一夜黃龍又至茉莉媿家，見其子，與子相戲。茉莉媿因多子爲累，擬將諸子送還黃龍。黃龍囑其送至初會之池側芭蕉竹林茂密處。一日茉莉媿如約送往，八子皆駕雲而起，茉莉媿攜幼子仰望雲中，見八子皆現龍形。蒙迦亦化爲黃龍，帥其八子俯視茉莉媿大吼三聲，山川震動，竟飄然而去。茉莉媿攜其幼子歸，取名細孛羅。細孛羅幼時卽舉止異常。其母見隣居不可與共處，移居哀牢山下。又有豪隣名三和者圖謀之。有僕波細負幼子避難東遷，開南城居之。及長躬耕養母，娶蒙歙爲妻，生子羅

晟。娶尋彌脚。一日細孛羅父子往大巍山下耕田，觀音至其家化齋，因授記細孛羅使爲白國王事已見前、節取白國因由第七章至第九章）。

這段傳說完全從哀牢沙壹的故事演變出來的。後漢書卷一百十六西南夷列傳說：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於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爲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爲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爲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爲妻，後漸相滋長。

常璩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永昌郡下記載這故事便和後漢書稍有出入：

永昌郡古哀牢國。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婦人名曰沙壹，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魚自給。忽於水中觸有一沈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爲龍，出謂沙壹曰：若爲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驚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龍坐，龍就而舐

之。沙壺與言語，以龍與陪坐，因名曰元隆，猶漢言陪坐也。沙壺將元隆居龍山下。元隆長大才武，後九兄曰：元隆能與龍言，而黠有智，天之貴也。共推以爲王。時哀牢山下復有一夫一婦產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

在這裏面，「沙壺」變成「沙壺」，「九隆」變成「元隆」，也許是傳寫的錯誤。到了元張道宗記古演說，明楊慎的演載和記阮元聲的南詔野史裏，故事的內容就變相多了。記古演云說：

哀牢國永昌郡人蒙迦獨娶摩梨羌，名沙壹，居哀牢山。蒙迦獨捕魚，死哀牢山下水中，沙壹往哭，忽見一木浮來，坐其上，平穩不動，遂常浣絮其上，若有感，因生九子，是爲九隆。後又產一子，卽習農業。

演載記云：

滇域未通中國之先有低牟直者，居永昌哀牢之山麓，有婦曰沙壹，浣絮水中，觸沈木，若有感，是生九男，曰九隆族。種類滋長，支裔蔓衍，竊據土地，散居溪谷，

分爲九十九部。……蒙氏始興，曰細奴羅，九隆五族牟直篤之三十六世孫也。代張氏立國，號曰封民。蒙氏僞稱南詔，實唐貞觀三年也。

南詔野史云：

按哀牢夷傳古傳有婦名沙盞因捕魚觸一沈木，感而生十子。後木化爲龍，九子驚走，一子背坐，名曰九隆。又云：哀牢有一婦名奴波息，生十女，九隆兄弟各娶之，立爲十姓，曰董、洪、段、施、何、王、張、楊、李、趙。九隆死，子孫繁衍，各居一方，而南詔出焉，故諸葛爲其國譜也。（王崧本「南詔歷代源流」條。）

歸納這幾條記載來看，咱們可以指出這個故事的幾種演變：（一）在後漢書和華陽國志裏沙壹本來是沒有丈夫的，到記古演說裏便有蒙迦獨作她的丈夫，到演載記裏便有個牟苴作她的丈夫，而且和自古記「阿育王第三子驃苴低，娶大蒙虧爲妻，生低蒙苴，苴生九子，是爲九龍氏」的傳說發生關係。加上蒙迦獨就可牽扯到南詔，加上低牟苴就連白國的血緣也找到了。（二）照後漢書和華陽國志「九隆」原爲「背坐」或「陪坐」的意義，記

古滇說和滇載記都以九爲數字，所以改「十子」爲「九子」以遷就九龍氏之說。但記古滇說要和南詔拉上關係，所以在九子之外又添上一個習農樂。（三）記古滇說以習農樂爲蒙迦獨和沙壹直接所生，滇載記以細奴羅爲低牢苴和沙壹的三十七世孫。兩者的世次相差很遠。（四）記古滇說所謂「蒙迦獨娶摩莉羌名沙壹」，似乎拿摩莉羌當作沙壹的族名。（五）南詔野史的記載大致和後漢書華陽國志相同，只有奴波息的名字和董、洪、段、施、何、王、張、楊、李、趙、十姓是從前各書裏所沒有的。

照這樣推尋下來，可以看出這個故事越演變越和白國因由接近了，只有「天命細孛羅」的祥異還沒加上去。黃元治大理府志雜異志恰好填補了這個空當兒：

哀牢蠻蒙迦獨捕魚溺死，妻沙壹往江上哭之。觸沈木，若有感而娠，生十子。後沙壹至水涯，沈木化爲龍，作人語曰：爾爲我生子安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少子背龍而坐，龍舐其背。蠻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遂名曰九隆。哀牢山有夫婦，生十女，九隆兄弟皆娶之。自是種人滋長，散居谿谷，分爲九十九部。後有細農羅

者，九隆裔也。當唐貞觀年耕於巍山，數有祥異。會白國主張樂進求以諸葛亮所立鐵柱歲久剝落，重鑄之，因社會祭柱。有大鳥飛細農樂肩上，久之不去。衆駭異，謂天意有屬。張樂進求因以國讓之，遂立爲奇王，是爲南詔。

到了這裏，白國因由所記的故事幾乎完成了，不過其中還有一個很大的漏洞。細孛羅的建國受封？記古演說和王崧本南詔野史都說是唐高宗永徽四年，但張道宗自己却把後漢時代的沙壹當作他的母親，時代懸隔，豈不自相矛盾？關於這一點楊慎和黃元治把細孛羅的世次推後，總算可以彌縫了，可是還不如白國因由索性根據同一「母題」(motif)另造故事，更較妥當。在本節開始所引的故事裏，哀牢山變成「金齒龍泉寺下的易羅蓋村」，沙壹「變成茉莉糖」，九隆變成九條龍，既然沒有時代的限制，那麼，就把幼子當作細孛羅也就不至於發生問題了。全篇故事裏除去開首的「金齒」兩個字和第七章末尾所說的「移居哀牢山下」及「永昌城西有九龍岡」以外，絲毫沒有牽涉到哀牢的話。

咱們由這裏可以悟出傳說的流變性，可以了然傳說和歷史不同。反過來說，歷史上許

多衝突矛盾的記載也未嘗不可以用傳說或神話的觀點去解釋它。明白這一點，那麼，張道宗揚慎黃元治把南詔的感龍誕生說附會到哀牢的沙壹身上去，已經多事，若再因為這個附會硬把南詔和哀牢拉上血統，那就更輾轉曲解了。關於這一層，凌純聲先生在唐代烏蠻白蠻考，包鸞賓先生在民家非白國後裔考裏已經有詳細的辨正，這裏恕不多談。

感龍誕生的傳說並不限於哀牢有，也不限於南詔有，就近取譬來說，像前文所舉的漢高祖，後文所述的段思平，豈不都是從一個「母題」孳衍出來的？況且專就南詔而論，感龍誕生的傳說也不限於細奴羅一人。舊唐書南詔傳謂細奴羅之父名蒙舍龍，「蒙舍龍者，蓋謂蒙舍之龍耳」（用包鸞賓語）。胡蔚本南詔野史把蒙迦獨改作龍迦獨也就是這個意思。又南詔野史「景莊皇帝世隆」條云：

按成王（昭成王晟豐祐）妃乃漁家女，浴於江，金龍與交，生世隆。七歲開掌，中有「通番打漢」四字。唐武宗發兵四十萬取西南，自建昌入。世隆迎於古宗，殺唐兵二十萬，於交界處立銅柱。先是唐懼世隆（案原作「隆舜」據下文條舜條「父爲

唐患」句校改）爲患，妻以公主，察其所爲。公主以年庚送唐，武宗命太史推之，知其爲龍也（據王崧本）。

由此看來，世隆也可以和他的建國始祖細奴羅先後媲美了。

（三）大理始祖的感生說

感龍誕生的傳說既然從哀牢流轉到南詔，那麼，大理國的段氏要想把他的建國始祖造成一個奉天承運的真龍天子，也非得依樣葫蘆地抄襲這一套把戲不可。南詔野史「大理國」條記段思平之生云：

其母因過江水汛，觸浮木，若有感，而娠，生思平，並其弟思良（據胡蔚本）。

大理喜洲鎮鳳陽村（土名晨澄村）三聖靈宮內有明景泰元年庚午（一五五〇）的三靈廟記碑，記載這個傳說尤其詳細，那上面說：

院傍有一長者之嗣默禱，其園種一李樹，結一大顆，墜地，現一女子，姿稟非凡。

大理的幾種民間傳說

長者愛育，號曰白姐阿妹。蒙清平官段寶璋（包鸞賓疑即新唐書南蠻傳之段熲寶，見民家非白國後裔考十四，十五兩頁）娉爲夫人。浴濯霞移江，見木一段逆流觸阿妹足，知元祖重光（按碑文上半蒙詔開羅鳳之子死後顯靈，追封元祖重光鼎祚皇帝）化爲龍。感而有孕。將段木培於廟庭之右，吐木蓮二枝，生思平思胃（案原碑如此作，不知何字。諸書皆作思良）。號先帝先王，思平丁酉立位，國號大理，建靈會寺，追封母曰天應景星懿慈聖母。重勅三靈廟，世傳三十五代，凡三百九十一載（案南詔野史「晉天福二年（九三七）段思平開國至宋理宗寶祐元年（一二五三）元世祖滅段氏，段氏據雲南共二十二主三百十六年」。王崧註「案自後晉高祖天福二年丁酉至宋理宗淳祐十三年癸丑改元寶祐共三百十六年。滇載記作三百五十年誤。大理作三百十五年，蓋除見滅之年不計耳」。計自思平至興智凡二十四傳，自段實至段明又十一傳，則碑文所謂三十五代不誤，惟自寶祐元年至明洪武十五年壬戌（一三八二）段氏亡，應爲一百二十九年，並前三百十六年計之共爲四百四十五年碑文

所謂三百九十一載，不知何據。）

照這段記載來看，不單整個的傳說和細察羅的誕生出於同一「母題」，甚至把段氏的血統也和蒙氏拉上關係了。

一（四）猴兒換太子

在三靈廟記上面另外還載着一個有趣的故事說：

按白史自唐天寶壬辰（七五二）蒙詔開羅風神武王時肇興神迹，至靈至聖。其一靈乃吐蕃之酋長，二靈乃唐之大將，三靈乃蒙詔神武王偏妃之子也。厥誕生時，中宮無出，陰謀以猴兒易而廢棄，埋於太和城之道傍。密遣侍女夙夜視之。塚生一葦而暢茂。羣宰往復，有一蝦蛄先來愛護，一旦蚌蚌忽食之。女遂報於中宮。宰割剖腹，出一男子，被戴金盃甲，執劍恨指，騰空而北往吐蕃。後率兵伐太和，至德源城，蒙詔乞和而歸。後同二將復舉兵，至摩用，大戰弗克，回至喜臉，赤佛堂前三將殞

大理的幾種民間傳說

命。乃托夢院墻者老曰：若立廟祀享，能通水利，除災害。遂定星揆日，不月而廟宇成焉。由是雨暘時若，五穀豐稔，每於四月十九日闔郡祈告。迄異牟尋孝桓王追封，號元祖重光鼎祚皇帝，聖德興邦皇帝，鎮子福景靈帝。

這件事記古滇說，滇載記，南詔野史，白國因由等書都沒有記載，所謂白史大概也就是自古通案，南詔野史開羅鳳的兒子叫做鳳伽異，曾與段儉魏敗唐將鮮于仲通兵於洱河，又築省城，破曲靖，未立而死，另外就沒有什麼事蹟了。這個傳說和狸貓換太子的故事出於同一「母題」。狸貓換太子的故事，在元人所作金水橋陳琳抱粧盒雜劇裏只說：宋眞宗的李美人生了太子後，劉皇后怕奪了她的寵，祕遣宮女寇承御將太子誑出西宮，害死後丟在金水橋下。承御抱太子至金水橋側，不忍下此毒手。正躊躇間，恰好穿宮內使陳琳奉敕抱黃封粧盒過此，欲到後花園採取時新果品，給楚王趙德芳上壽。二人遂設計藏太子在粧盒裏，救之出宮，隱藏於楚王府。十年後，太子繼眞宗登極，是卽宋仁宗，這時寇承御已被劉皇后拷斃了，仁宗詢陳琳，備得其情，乃奉李美人爲純聖皇太后，封陳琳爲保定公，追

封寇承御爲忠烈夫人。這個故事演變到龍圖公案和石玉崑原本三俠五義裏，便加入拿狸貓剝皮掉換太子，誣李妃產生妖怪一段。再變到海派的胡鬧戲，越發亂七八糟不知所云了。論故事的時代是猴兒換太子在前，可是，論他們發生的先後，也許狸貓換太子的傳說已經深入民間，這段故事才模仿着葦衍出來的。這一點還得靠繼續獲得新材料來證實。

〔五〕望夫雲

這是一段很香豔的傳說。據黃元治大理府志卷三十雜異志云：

俗傳昔有人貧困，遇蒼山神授以異術，忽生肉翅，能飛。一日至南詔宮，攝其女入玉局峯爲夫婦，凡飲食器用皆能致之。後問女，安否？女曰：太寒耳。其人聞河東高僧有七寶袈裟，飛取之。及還，僧覺，以法力制之，遂溺死水中。女望夫不至，憂鬱死，精氣化爲雲，倏起倏落，若探望之狀。此雲起，洱河卽有雲應之，颶風大作，舟不敢行，人皆呼爲望夫雲，又呼爲無渡雲。

又周宗麟大理縣志稿卷三十二，雜志部，古蹟類，也記載這個故事說：

俗傳蒙氏時有怪，攝宮中女，居於玉局峯巔。女所欲飲食，怪給之不絕。因山高候冷，女苦之，與素衣。怪慰之曰：河東高僧有一袈裟，夏涼冬暖，可立致。遂夜至洱河之東羅峯寺，將袈裟盜出，僧覺之，以呪壓怪，溺死寺西水中，化一大石坪，俗稱石驟子。女望之不歸，遂鬱死，精氣化爲雲，名望夫雲。每每歲冬雲現，卽大風狂盪，有不將海中之石吹出不止之勢。航渡者皆苦之。非情非理不經之談也。

這段傳說姑且不管它有沒有情理，單就故事的本身說却頗有文學的韻味，所以文人墨客往往喜歡形諸吟詠。例如邑人沙琛頗風類日望夫雲起七古云

纒車圓轉絲抽水，雌龍夢斷雲窩靡。俯身東望喔天雞，曠曠日射貝宮紫。毗藍噫氣雲亂呼，直撇濤山見海底。黃姑織女河東西，盈盈呖尺甘分攜，噴癡小婢情悽迷，望夫雲起青天低。一聲響應石龍子，揚沙走礫無端倪。點食濛濛青弄色，冰封雪匿藏花密。園林桃李滿空飛，星斗朱旛遮不得。嘈嘈危巢望歲氛，知風知雨不知雲。吹

花擘桃曾何惜，懊惱停舟欲濟人。（大理縣志稿卷三十，藝文部）

又趙廷玉詠望夫雲七律云：

一縷浮雲幾度秋，堅心常注海中漚。浪滄濤打蛟龍窟，綽約神明水月樓。捲地難平千古恨，迴峯又鎖百重憂。可憐夫婿無消息，空抱情根護石頭。（同上）

最近騰越趙誠伯欲譜此事爲望夫雲傳奇，儒將風流，頗有騷人的情致。

如果分析故事的來源，咱們可以說：「河東高僧有七寶袈裟」和「河東高僧有一袈裟，夏涼冬暖」云云，是從「飲光迦葉守佛衣以俟彌勒」的佛教故事演變來的（事見白國因由卷首和李元陽雞足山記）。現在雞足山上的傳衣寺和袈裟殿，都和迦葉傳衣的掌故有關。至於望夫雲起何以緊跟着就颶風大作呢？這從氣象上也可以得到解釋，因爲在蒼山頂上如有雲作探望之狀，那就可以表現隔山的冷空氣漸漸侵過來了，兩方面空氣的冷熱既然不平衡，當然會因交流而起大風。這種現象，常在洱海弄舟的漁夫或梢公都可以憑經驗知道它的因果關係，正如常人知道「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一樣。不過他們只能知道當然而不

能知道所以然，勉強要找到一種解釋，在初民社會裏充斥着汎靈的（Animistic）思想，自然而然地就構成這個怪異的傳說了。

（六）餘論

除去這幾樁故事以外，像火把節傳說裏關於曼阿娜妻阿南和寧北妃慈善的故事，卻是很有趣的，因為游國恩先生已經有一篇詳細考證，這裏就不再贅敘了。總之，我們研究民間故事和傳說，應該注意它發生的背景，反映的事實，和繁衍的轉變，然後才不至於沾滯拘泥被故事給束縛住。像上文所引黃元治爭論觀音現身大理的年月先後那一段話，就是不能瞭解傳說性質的一個例。至於他對於「龍子九隆」所提出的疑問，那就更可笑了。他說：

感龍生子，古今有之。然豈能一乳生十子乎？或是沙壹先後生十子，獨九隆一人是龍種耳。故曰少子也。否則哀牢十女，亦豈觸龍而產於一乳，遂年紀之相匹乎？（大

理府志卷三十雜異志「龍子九產」條自註）。

像這樣的懷疑，我覺得還不如老老實實地保持「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的態度比較好得多！

三十一年十二月六日寫於昆明青園。

五華樓

C. P. Fitzgerald: *The Tower of Five Glories*

A Study of the Min Chia of Ta Li, Yunnan.

London. The Creset Press, 1941.

這是一部最新出版的研究雲南大理的民家的著作。全書共二八〇頁，另加序目十二頁，還有三十一幅插圖，三張地圖。

五華樓在大理南門裏的五華街（舊名鼓樓街）。據康熙時范承勳所修大理府志說：「五華樓廢址在今郡城中央，世傳南詔豐祐建，方廣五里，高百尺，上可容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元世祖征大理，駐兵樓前，重修。明兵燹始廢。今城中譙樓曰五華。姑存其名云。」

著者拿它當作書名，大概是象徵着大理城和它的附近的意思。

全書分十一章，另外有兩個附錄：

第一章 蒼山和洱海

第二章 米是主要的食糧

第三章 大理城

第四章 白國的人民

第五章 三種宗教（一）祖先崇拜

第六章 三種宗教（二）神

第七章 三種宗教（三）禁忌和神話

第八章 家族和家庭

第九章 宴會

第十章 在途中

第十一章 和外國人的接觸與變遷

附錄一 民家語法

五、華樓

附錄二 民家詞彙

民家的現代分佈區域是在滇西環洱海各地方。就是東經九十九度五十分到一百度三十分，北緯二十五度三十分到二十六度四十八分之間。可是西邊遠到東經九十九度三十分雲龍縣境的瀾滄江沿岸各地；西北遠到北緯二十七度維西縣境。東邊從鳳儀縣起沿大理到昆明的交通大道上祥雲、彌渡、鎮南、姚安、楚雄、廣通、祿豐、安寧各縣，以達於東經十二度三十五分昆明縣境，每縣都有民家的村落，不過數量不很多。在北緯二十五度以南只在紅河流域元江縣境的遠壩有民家，他們分佈的北界也沒有超越昆明大理路線的。他們分佈之廣幾乎和雲南進東的羅羅，西南邊緣的擺夷，有鼎足而三之勢，可以算是雲南省內一個很大的部族。關於他們的系屬問題，英人戴維斯（H. R. Davies）認為是屬於孟吉蔑系（Mon-Khmer Family），丁文江認為屬於擺夷，李方桂認為屬於羅羅，凌純聲起初贊成戴維斯的說法，最近在『唐代烏蠻白蠻考』那篇文章裏又認為和藏緬的卡倫（Karen）接近。因為中外學人對於這個部族始終還沒系統的研究，所以有許多問題都還懸而未決。這

部書既然是專門研究民家的著作，縱然它的範圍只以大理一地方爲限，我也不禁不由的很渴望的把它一氣讀完。

據著者的自序說，這部書是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兩年他受 Levehulme 獎學金補助時所作的調查報告。因爲這個工作是他獨作的，而且這塊田野向來爲民族學家所漠視，他自己覺得對於現代民家文化的調查難免有許多省略和疏漏的地方。關於語言的障礙他自認實在沒有完全克服，因爲在那時候他還不能說很流利的民家話，同時那些沒受過多少教育的民家人也不能毫無困難的把他們所有的思想都用漢話表達出來。附錄的詞彙無疑的顯示着這些困難的結果。至於他爲記錄民家話所採用的羅馬字拼音，是根據英文的而不是根據中國人習用的威妥瑪式 (T. F. Wade's System)。他恐怕這一點不能得到所有讀者們的贊許，於是辯解說，他只打算把民家的讀音像他們所念的那樣轉寫過來，那一些詞彙也是爲他自己學語言時應用的初稿。他只能希望這初次記錄民家詞彙和語法的嘗試，可以引起專家的一點兒興趣。像這樣的措詞總算是够謙虛的了。

這部書裏的人類學部分，我自己承認是個門外漢不願意多說什麼話。不過，就我粗淺的觀察。我覺得這只是一個普通的旅行記錄，算不得精密的科學研究。因為無論從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的觀點來講，他所搜集的材料都嫌不夠味兒！關於文獻上的材料像記古滇說，南詔野史，滇載記，乃至於專講民家來源的『白國因由』，他簡直的沒引用過。這還可以說，他的立場專在研究現代文化，無妨忽略歷史的考證，可是有些眼前的事實，他也沒能考察得精密。例如六月二十四日的火把節，在大理乃至於雲南別的地方幾乎是家喻戶曉的，却沒能說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又如四月間的『繞山林』，在大理也算是一個很熱鬧的節令，他雖然費了許多篇幅和好幾片照像去記載它，却不能了解民家話（“K'wer as'la”的真正意思。此外的幾章，他自然也費了不少的心思，搜集了相當的材料，然而一個自認是馬利諾斯基(B. Malinowski)和西里格曼(C. G. Seligman)兩位名教授的學生，費了兩年的功夫，所得的只是些泛常的印象，片段的記載，從責備賢者的觀點講，我總不免有點兒失望。至於他把屈原誤作 Chu-Yuan-Ming (P. 117) 那是一段外國人常犯的毛病，倒無須

對他單獨的苛責。

語言一部分的不好，著者已然很客氣的交代過了，在我看還有幾點得要聲明一下。

詞彙一部分 (P. 241-276) 一共收了一千四百四十個詞，數量並不算少。他雖然說這只是爲自己學話用的初稿，可是既然印出來公諸當世，如果記錄的不够精確，就難免有人以訛傳訛輾轉誤會。他所用的羅馬字，我先不管它是英文式還是威妥瑪式，我只問他是否能夠如他所說的：'I have endeavoured to render Min Chia pronunciation as it is Sounded'。咱們現在自然還不便談到民家音系的細微地方，單就他所記的音來講，他似乎連清濁音和送氣不送氣都分不清楚。所以他拿 *g* *d* *b* 來代表 (*k*) (*t*) (*p*) 拿 *k* *t* *p* 來代表 (*k'*) (*t'*) (*p'*)。照我親自聽到的大理民家話並沒有濁塞音，從這一點正可以推斷它比鄧川、洱源、劍川、瀘水、雲龍等處的民家話較晚，漢化的程度較深，還可以推測出民家遷徙的路線和方向。若像費氏這樣以濁代清，豈不把這一點兒啓示給淹沒了嗎？再說：大理民家話一共有八個聲調，聽起來相當複雜，有許多聲韻相同的字專靠調類的不同來區別意義。現在著者根本

不標調號，不分調類，試問他怎樣處理那一大些同聲韻不同意義的字呢？此外還有些不是羅馬字所能轉寫下來的特別音，他也感到相當的麻煩。例如：大理民家話有一個和u同部位的不圓唇的舌後元音，國際音標用倒m (w)來代表它，在中國汕頭泉州和河南西部也有這個類似的音。著者既然捉摸不住它的音值，又沒有適當的符號來記它，於是有時候寫作(e^h)，有時候寫作(e^h)；又如大理民家話的e，音應該分作侈傘兩個音位，他沒有法子分別，就只好一律寫作(e)。因此我說他所記的民家詞彙，不會說民家話的固然看不懂，會說民家話的尤是看不懂！

語法一部分(P. 229-237)只是些零碎的割記，還沒能構成系統。關於詞性的區分仍然沿襲印歐語的形式，分作名詞、量詞、動詞、狀詞、代詞、介詞、數詞幾類。語詞的順序普通是「主詞——動詞——賓詞」。可是像「刮風」「下雨」一類的句子，「刮」和「下」也可以放在「風」「雨」的後頭。關於這一點，著者把它當作例外，我却覺得這也許是原始民家語序的遺跡。至於狀詞放在所狀者的前邊或後邊，在民家話裏並沒有一定的規律。量

詞(Classifier)是藏緬系語言的一個特點。在羅釋、栗粟、栗子、怒子等語言裏，這一類詞都很發達。據著者說，民家話在所有名詞的後邊都隨着量詞，他所發現的一共有五十多個，可是只有十二個按照普通的規律。其實他所提出的幾條規律並不能賅括，他認為不照規律的也不見得全是隨便亂用，只要看到的例子多了，自然可以找出他們的條理來。數詞混合漢語和民家話而成，頗多訛誤。宜從一到三十用民家語詞；從三十一到三十九，從五十到一百用輾轉傳訛的漢語；可是其中的四十到四十九，還有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幾個數目，又是例外。一百以上的數目除去一千和一萬以外，也用輾轉傳訛的漢語。像這樣揉雜的情形就無從拿數詞的比較。斷定它的輾轉了。

關於民家的研究，從前線Francis Garnier, P. Desyodins, Lefevre-Pontalls, G. W. Clark, Henri d'Orleans, C. Madrolle, H. R. Davies, d'Illone, P. A. Liotard, 幾個人雖曾零星涉及，却都不是專門的著作。P. A. Liotard 固然指出了民家和那馬人的關係，但是他所記錄的語言部分也是錯誤百出的。現在居然得到一部專門研究民家的著作，在書籍

郵遞困難的時候，真算是空谷足音了。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我住在大理的時候，承鮑克爾夫人（J. de Beauclair）從 W. D. Holmes 牧師那裏，替我借到這本書，但借期只限一天。那天白日裏我忙着記音，沒得空兒看，晚上在熒熒如豆的菜油燈底下，一直到夜裏一點多鐘才把它看完，並且摘記下些要點來。不過因為我希望太切，結果却不免失望！因為它無論在體質、文化、語言三方面都沒有澈底的研究，我渴望着要解決的民家系屬問題，它簡直的沒有提到！所得的效果和讀一本旅行記差不多！

三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即壬午四月十二日寫於昆明寶台山。

鷄足巡禮

(一) 不肯低頭便掛冠

壬午的元旦，一個人在點蒼山麓的淒風苦雨裏度過了，誰料到癸未的元旦我又睡在洱海邊上才村的漁船裏？然而，鷄足巡禮的願却終於達到了。

一覺醒來，已經是第二天早晨，人還沒起身，船已啓碇好久，順風揚帆，不到兩個鐘頭就攏了挖色鎮。從挖色朝鷄足，有兩條路可達：前山路遠而好走，百多里地須走兩天；後山路近而荒僻，約七十餘里，午前動身，當晚就可趕到金頂。我們仗着人多勢衆，決定取道後山。

上午十一點鐘離挖色，經過官邑村，小長曲，大長曲，再翻過玉亮山，便到了一片積雪的鷄足後山。昨晚在船上剛同小弟弟學會了執轡控送的姿勢，今天居然也騎在一匹高大的古宗馬上，隨衆跑了三四十里，並且翻了一道高嶺，雖然戒慎恐懼地正襟危坐，透着有

點兒緊張，畢竟很僥倖地還沒翻鞍落馬。

可是，一到後山，那種正襟危坐的姿勢就不適用了。一片潔白耀眼的瓊崖玉谷，恍得人閃爍迷離；冰雪鋪成的石徑，滑得馬蹄三步一蹶；遍山叢生着薔薇，杜鵑，青杠的枯枝，杖極窩刺，也並不因為這批遊客而自甘躲避。這在常騎馬的人們只要抱住馬頭，信馬由韁地往前走，什麼問題都不會發生的。我呢？因為不懂這個訣竅，顧到下頭就顧不了上頭，權衡輕重，只要不掉下馬，滾到山澗裏去，縱然上面掛得頭破血出，帽飛衣爛，也沒功夫管那麼許多了。就這樣不肯低頭地昂踞馬上，果然那些交互紛歧的亂枝不容我強項不屈，竟自毫不留情地把我那頂舊帽子掛掉了三次，並且額角手背也都噴有微傷。最後，左眼突然像被雲霧蒙蔽起來一般，感覺一陣模糊，急忙用手一摸，原來一片眼鏡不知被樹枝彈到哪裏去了！可憐它伴着我二十多年，不料在萬里以外葬送在冰天雪地裏，那樣薄脆的東西豈能像迦葉所守的那件金縷衣一般地點綴名山呢？

峯回路轉，居然看見金頂上的華嚴塔了。催馬趕到桃花簷，先到的同伴們已經在茶棚

裏煮好鹹菜餛飩湯在等着。大家看見我那半副喪偶的眼鏡都笑不可仰。可是眼鏡雖然丟了，「不肯低頭便掛冠」的滋味也嘗着了，總算比教我騎術的小弟弟還強，的確連一次馬都沒落過。謂余不信，山靈其共鑒之！

夜幕漸漸籠罩下來，薈公還杳無消息，再等下去大家都摸不着路了，於是偏勞一位更年輕的小弟弟在茶棚裏同兩個弟兄守候着，我們便打馬上山。一顆晶瑩的亮星斜掛在眉月上向我們眨眼歡送。落日的餘暉烘托得晚霞泛出幾種調諧的色彩來，也似乎獻給遊子流連，但剛剛轉過兩個山頭，前途已經黯沉沉地，除去白雪的反照，全山幾乎一片昏黑。馬行生路，趑趄不前，這時我也不敢騎在馬上逞英雄了。起初還牽着馬走，偏偏那剛剛喪偶的獨光眼睛不肯幫忙，在雪埋冰封的山上朦朧矇矓地，深一脚淺一脚地，簡直辨不出哪裏是懸崖，哪裏是深壑，哪裏是平路，哪裏是山坡，稍一失足，就會抱恨千古！幸虧小弟弟連攙帶拉地扶着我，才不至於捨身崖際，伴佛長眠！這時的兩手除去幫助支持自己，哪裏還有牽馬的空兒？因為這麼一踏蹬，便和前面的同伴失掉聯繫，暗中摸索，越發迷失了登山的正

途。陳完後人走過夷方，曾經有過迷路的經驗，一路上「哈……鳴……哈……鳴……」地喊着，雖然博得前進者的應聲，依然辨不清登山的方向。好容易轉了幾個灣，驀地看見石壁上像有字跡。小弟弟划根火柴一照，原來已到「曹溪一滴」。這時上面的接應也到了，幾個人鼓勇續登，沒多久，隱隱約約地已然望見華嚴塔。在桃花簪時，本來想在迦葉殿過夜的，誰想誤投誤撞地會爬到金頂呢？可是，假使有人問我：「從桃花簪到金頂的風景怎樣？」我的感覺是：昏暗、緊張、恐怖、險阻、除此以外，一概茫然！

山頂風大的很，熊熊炭火，不解嚴寒，盼龔公不至，盼行李不來，雖然個個困眼瞇瞇，却有誰酣然熟睡。這一宵便在焦急，盼望，寒冷，疲倦，寂寞裏度過了。

三十二年二月六日，癸未正月初二日

(二) 走馬下山興未闌

鷄足山的得名，由於全山形勢好像一個前紆三距後申一趾的鷄脚。昨晚在昏冥中爬上

金頂，連方向還辨不清，哪裏顧得到全山形勝？清晨絕早起來，披上查阜西兄惠借的皮外氈，冒着刺面的寒風，爬上了華嚴塔的第三級。憑高俯瞰，所謂「趾」「距」所在，也彷彿得之。然而，我最注意的還是「峯頂四觀」。

所謂四觀是日觀、雲觀、海觀、雪觀。日觀是東望日出，和泰山日觀峯的意思相同；雲觀是南望祥雲縣的彩雲；海觀是西望蒼山洱海；雪觀是北望麗江縣的玉龍雪山。爲爭取時間，第一當然先看日出，可惜霧氣太重，朝霞黯然，不免失望，比起在勞山，黃山、南嶽，峨眉所經歷來的殊爲減色！再轉到北邊看雪山，遠遠地倒似乎有兩個白堆，恐怕新喪偶的眼鏡欺哄我，趕緊再用望遠鏡看，彷彿稍微清楚一點兒，但也不覺得怎樣奇麗。明人王士性的遊鷄足山記說：「入廟西北指則雲間見麗江雪山。余從峨眉望大雪山，在印度萬餘里，然旭日刺雪，光猶彷彿上余衣袂。此去麗水不千里，乃黯然無色。或云此白石堆成，意近之」。可惜我在峨眉絕頂望貢噶雪山時，恰好趕上日光不足，和此無從比較。至於士性所說「在印度萬餘里」和「或云此白石堆成」云云固然荒唐，可是「此去麗水不千里，

乃黯然無色」的印象，却和我當時的感覺相同。至於西望洱海遠不及在蒼山中和峯上所見的清晰，南望彩雲尤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機會，若云奇觀，則愧無眼福！

除去峯頂四觀，我還想會會大錯和尚所稱賞的「雞足四友」。四友者：華首門爲奇友，玉龍瀑爲清友，傳衣寺古松爲老友，華藏洞爲奧友。耗到十點左右，夔公歡歡喜喜地步行到頂，大家不禁歡呼起來。他眉飛色舞地談露宿「打火」的奇遇，餐風吞雪的清福，滑竿夫積癱過深的老態，清晨獨賞我們在昏冥中茫無所見的後山奧景，一宿所得竟自兼備奇、清、老、奧四絕，那麼，偕此友而同訪四友，豈不更增遊興？可惜老友奧友非我們遊踪所及，清友被導者所誤，當面錯過，幸而和奇友有緣，還算勉強瞻仰到它的丰采。

華首門在銅佛殿西太子閣後，懸崖飛躡二十餘丈，上如窮闕環覆，中如雙扉緊掩，下則戶闕宛然。相傳這裏就是迦葉守衣入定的地方。它的上面是絕頂觀海門下的危崖，崇崇隆隆莫見其顛；下面是捨身巖側的百仞深壑，窅窅冥冥莫究其底。站在這裏俯仰瞻眺，雄奇淵奧的感覺同時並起。凝神默化，又好像置身在一幅萬仞蒼崖圖中，恍恍惚惚地連自

己究竟在哪裏都似乎辨別不出來！錢邦芭拿它當做奇友，可謂善於品題了。舉一反三，那麼，老、清、奧三友一定也該名副其實，雖然沒緣面晤，想來大錯和尙還不至於欺瞞咱們。

在鷄足山的鼎盛時代，據說全山共有三百六十幾座廟宇，現在所剩的大小不過二十四座，其中要算石鐘、大覺、祝聖、寂光、悉檀、傳衣、華嚴七個寺比較大。我們從金頂下來，沿途看見觀音閣、大悲閣、銅佛殿、太子閣、伽葉殿幾座，都沒什麼可稱述的。從會燈庵以下走馬看山，越發沒有從容禮佛的機會了。就我們所看到的說，大覺、石鐘、祝聖、悉檀四個廟的模範畢竟宏大：

大覺寺，明萬曆間無心禪師奉密旨把華嚴寺的藏經搬到這個廟裏來，但現在的廟宇却是新翻修的。門前有榜羅兩株，左邊的六丈多高，右邊一株稍小。中間還有一棵很大的黃桷樹。附近有萬壽寺，興元寺，大智庵三個小廟。玉龍瀑便在大覺寺後面一里多地的寂光寺，聽懷空說，那裏還有元朝的公主墳，可惜導遊者地理不熟，竟自讓我們把這個清友交臂

失之！

石鐘寺，相傳因爲從樓下掘出一塊鐘形的石頭得名；也有人說，當初建寺的時候，側崖有石，風吹如鐘聲：這都是姑妄言之的傳說，找不到什麼憑據。廟宇也是最近翻修的，現在還沒竣工。山門後有小西天，塑工尙不惡。韋陀殿上有民國二年 中山先生所書「饒雲性海」的匾，這在佛寺中頗少見。山門前也有楞羅三株比大覺寺的還要大些。住持亞瑤，雲南鹽興人，據云治法相宗，但談話未涉教理。廟裏藏有擔當，大錯、許鴻、和臨濟宗第七十一代中峯和尚的墨跡。許鴻的名字有三分之二和徐宏祖的聲音近似，難怪口耳相傳，竟會被人誤認做徐霞客了。

祝聖寺在鉢孟峯下，衆峯環拱，形勢極佳。從前本來是鉢孟庵的遺址，民國初年，當代禪宗大師虛雲和尚才創建了這個廟。住持懷空字滿照，虛雲弟子，鹽城人，俗姓李。他的伯父李鶴寧，字湘谷，是咸豐時候的進士。廟裏的龍藏閣有龍藏一部，頻伽精舍藏一部。閣下懸有李霞所繪羅漢數幅，神采奕奕，頗爲生動，但懷空不肯輕易示人的「鎮山之寶」

却是清乾隆間屈爾泰所畫的墨龍。全幅寬約八尺，長亦如之。頭部昂舉，右爪前攬，姿態極爲雄健。其餘半匿雲中，若隱若現，惟其見首不見尾，才格外蘊蓄着神奇莫測的韻味。據畫上趙藩的題跋，爾泰是提督董芳的幕府，死後葬在麗江。從龍藏閣東邊的靜室遙望對面的塔盤院，林木深秀中，白塔巍然高峙。彼此映照起來，越發顯得祝聖寺佔取了很好的形勢。

在祝聖寺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步行到觀瀑亭去看響鼓坡下的瀑布。可惜天乾水少，瀑布很微，涓涓細流，無可欣賞。對面的牟尼庵裏有三會柏一株，係由刺柏，扁柏，圓柏三種合成，這倒可以供給研究植物合種的人們採做標本。由牟尼庵曲折東行約二里許，就到了悉檀寺。

悉檀寺是鷄山最東的叢林，後倚九重崖，前臨黑龍潭，是明朝萬曆間古德本無創建的。麗江木土司世爲護法檀越，現在寺裏的和尙大部分還是麗江人，所以在客堂待茶的時候，我們能够嘗到富有麗江土風的油炸糯米粑粑和胡麻酥油茶。寺內有大佛一尊，是從西藏運來

的，彌勒殿前的橫匾也是藏文，古宗的氣味雖重，但門前又有萬曆己未年「悉檀禪寺」的匾，因為沒有跟和尚詳談，還不敢斷定現在的宗派是顯是密。最早的碑文有萬曆四十八年謝肇淛所撰和天啓間蔡毅中所撰。幾個廟比較起來，悉檀寺的世家氣派比較重一點兒，連和尚都不大有暴發的味道。廟裏藏有木氏宦譜和圖像，譜前有嘉靖二十四年楊升庵所作序文，我另外有一篇文章專論它，這裏不再多贅。

從悉檀寺東南行約三里許，登一小坡就到了尊勝塔院。尊勝塔院俗稱塔盤寺，寺後有一個印度式的白塔，跟北平白塔寺和北海裏的樣式完全相似。黃克強夫人擬在這裏辦一個保育院，現在雖然添蓋了許多平房，但還沒有開始收容兒童。

站在塔盤寺前面，隔着一道深谷向北遠眺，可以綜覽金頂天柱峯以下的全景，恰好像峨眉慧燈庵的地勢一樣。我們這次隨着一大幫遊侶匆匆地走馬下山，既沒經歷糊猴梯的險仄，也沒流連羅漢壁的奇峻，至於袈裟石，虎跳澗，八功德水等等古蹟，更是白白放過，絲毫沒能徘徊憑弔！在快要離開這座名山以前，幸虧能在塔盤寺前有這一會兒流連，我才領

會到崖壁插天盤雲，松杉森蔚鬱鬱的難足山何以在四周許多重岡荒阜中秀出來表！可惜夔公不良於行，小弟弟懶病復發，他們都在悉檀寺裏休息，竟自犧牲了這一幕勝景。夔公動不動就誇耀他喝過曹溪一滴水，在光天化日之下看見過後山，得此抵制，我也有反攻的武器了。至於小弟弟那篇筆姿生動，想像豐富的朝山記，只欠在塔盤寺前多挹取一些靈感，也未嘗不是遺憾！

三十二年二月七日至八日。

（三）人莫蹟于山而蹟于堦

離開石鐘寺差不多將近三點鐘，騎馬下山，時常戒慎恐懼地顧到前踣後仰的姿勢，並沒有多少優游的餘裕來欣賞山水。有時走在平坦的路上，偶一回顧，那巍峨的蒼崖翠嶂上，一塔危聳，越往下走越顯出它的雄秀來，這時對於鷄足不禁有點兒戀戀不捨的情緒。前年遊峨眉，我深悔沒有取道後山，先欣賞它的清幽，再由前山下來領略它的雄秀。可是，這次

遊鷄足，却恰好有相反的感覺，因為鷄足的好處只有從前山進來才可以領略到的。假使把我的歸程改作進路的話，那麼，一過「靈山一會」牌坊便時時有高山仰止的嚮往心，對於這當前的勝景，迎頭瞻仰總比回首顧盼好的多。至於後山呢？那七十里路只碰見三個人的冷僻，姑且不必管它；單就地形而論，快到桃花箐才峯回路轉地望見金頂，一看它的高度並不比自己所在地崇巍許多，那景仰心不由得就減低了大半。再說，遍山積雪，舉目都是肅殺衰颯的氣象，哪裏有前山那一片蒼翠的秀色可以滌盪人的胸襟？假如我再度登臨，我一定由前山上去，然後找一條不重複的路仍舊由前山下來。這完全從欣賞自然的方便着想，後山的路縱然當年徐霞客兩次都沒走着，我也不能因為好奇而稱讚它比前山好。

這一天我騎的還是那匹古宗馬，下山時特別小心，一路上倒還平穩。到了沙子街，趕上香市旺盛，人很擁擠，我漸漸就有點兒控制不住了。過「靈山一會」牌坊時，本應該繞亭子下邊走，但是，這匹馬既然總想尾隨着那匹領隊的英國白馬走，我又不能得心應手地把皮韁拉轉到該走的方向，只好聽天由命地任它性兒往前闖。同夥的十幾匹都繞道兒走平

地了，單單這兩匹馬偏要從四五尺高沒有台階的亭座上一躍而下。這一來連白馬的韉頭都扯斷了，而我却仍舊騎在古宗馬上安然無恙，同伴們對我這種奇蹟怎能不交口誇獎呢？哪知讚聲未絕，這一幫馬忽然隨着領隊的白馬成羣打夥地跑起來，我騎在馬上就像狂風吹弱柳般地東擺西搖，跑出去還不到兩箭遠，身不由己地便從馬後面甩下來！幸而皮短衣裏還襯着很厚的毛衫，兩脚襪以後趕緊拿肉粗衣厚的地方找地，好像戲台上武花臉穿着胖襖摔「蹀子」似的，跌得響聲雖大，皮肉却毫無傷損。

經過這番波折，陳完後人忙把他騎的那匹「老爺馬」換給我。這匹馬保重極了，走三步歇一歇，打兩鞭子跳一跳，犯起性來還有時停住不走，因此走出不遠就離羣落伍，踽踽獨行了。當天晚上我們原定在煉洞鎮過夜的，從沙子街到煉洞大約有三十五里，若像這樣磨蹭，豈不又得一個人摸黑兒？可是，心裏越起急，越覺着馬走得慢，任憑你鞭打腿夾，它還是絲毫無所動於中地慢慢兒走着。正在束手無策的時候，忽然經過一個小水溝，一下子精神沒費注到，沒把皮韉帶順，馬的前腿陷在泥塘裏，我便整個又從馬頭上栽下來！這

一回是先拿右肩頭找地，好像楊延輝過關探母時摔的那個「搶背」似的。不過，戲台上是鋪着絨氈的，儘管作一次這樣的「身段」，衣服上也許粘不着一點兒塵土。爛泥的功用固然和運動場裏的砂土相同，但它對於衣服却沒有絨氈那樣客氣。所以當我從泥塘裏爬起來的時候，還沒感到傷筋動骨，皮破血出的苦痛，只是右半身「胡爲乎泥中」的狼狽現象，無論如何也掩飾不住的。

走了不遠，趕上了騎術比我優勝一籌的陳完後人和紹興老官。他們看見我這副儀容，一邊嘲笑，一邊同情，三個人結夥慢慢兒走着，膽子便壯了許多。可是，當我六點半踏到煉洞的時候，連這兩位緩進同志都沒追得及。他們像先遣部隊一般地把我落難的情形報告給主人，俊陶銜命來迎，我才找到了鎮公所。

當晚我在宿舍的燭光底下，一邊洗滌衣服上的污泥，一邊想起淮南子人間訓所引的堯戒來：

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躓于山而躓于堙！

這次破天荒騎了二百多里地的馬，只在平地上栽了兩個筋斗，格外覺着古人這兩句話值得回味。

三十二年二月八日

(四) 記賓居大王廟

到賓居，紅日已快衝山了。

那一天早晨騎着一匹牽着不走，打着倒退的瘦馬跟在紹興老官後面走。老官自從臉上掛彩以後，鼻頭雖然腫大，胆子可格外小了。假使他騎在馬上不動，那巴黎神士式的小鬍鬚，映襯着方方的大臉，青青的兩腮，剪裁合度的深藏青色外氅很飄灑地披拂在馬背上，從後邊一望，誰不覺得有點兒唐吉訶德的神祕？可是，馬剛一邁步，他那兩隻手立刻作一個鳳凰展翅式把馬鞍的前後緊緊的抓牢，每逢上下坡，更加惴惴焉有臨深履薄的恐懼。抓得越緊，馬尾巴掀得越疼，起先它還如怨如訴地噓噓嘖嘖哀鳴，後來索性擡着蹶子轉灣兒，無論如何不肯往前進。直到毫無辦法的當兒，他只得下馬步行，讓馬在後頭跟着。像我這樣一個不懂騎

術的人，騎着那麼一匹瘦馬，跟在這樣一個前驅者的後頭，難怪離開煉洞還不到一里，我們早就落伍了。

這樣一直磨蹭到嚮午才到了牛井街，大隊已經過去好久了。替老官雇到一乘滑竿，因為自己沒鋪墊，他也只好委身於白蟲蠕蠕然的佚子被褥裏，我換乘那匹擻蹶子的馬跟着三個四川小馬夫走，那馬居然變得很馴順，在平坦的公路上有時還能跑兩下。下午兩點四十分趕到賓川城，並沒比滑竿遲到一步。

在賓川會上大隊，我仍然騎着那匹不願意馱紹興老官的馬，隨着幾位能征慣戰，馳騁自如的朋友走。這匹馬隨上羣以後，頗想顯兩手兒給我瞧。它總想和那匹領隊的英國白馬並駕齊驅。及至搶到前頭，它又故意放緩了脚步，等到落後兩三丈遠，然後再一口氣疾馳上前。一路上總是這樣乍前乍後，忽疾忽徐地隨着大隊走。好像表示它的脚力綽綽有餘，儘管讓別的馬暫時搶一下先，只要它一努勁兒就沒有趕不上的，果然，後來那匹白馬撒腿一跑，它也施展出蘊蓄的能力，四蹄翻飛地趕上前去。這麼一來不要緊，只嚇得我緊勒

皮鞭，夾住兩腿，目不邪視兩耳生風，若飄浮雲中，若隨驚濤灑湧，不知是真是幻是我非我，兩三里地的工夫，雖然頗得臀部作疼，幸而還沒再墮馬。昨天從鷄山到煉洞途中，表演一次「蹶子」，一次「搶背」的羞慚，縱然還沒掙得西江之水，似乎多少也洗刷下去一點兒了。

趁着領隊者下馬打獵的當兒，我却等到總公領導的一批緩進派。畢竟研究過社會學再讀十三經諸子百家（愛麗絲的名著還沒算在裏頭）的人，修養勝我許多，見面後，他雖然對我伸一伸大拇指緊按着却提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意思，勸我加入他們一幫。也就因為我接受他的善言，到賓居以前才保持住沒再墮馬的令名。

找到寓所以後，真是人困馬乏，不想動彈。可是，一聽說鎮西一里許有一座大王廟，是當地的名勝，不由得又興奮起來了。恰好王三公子和一代完人扛着獵槍要到大王海子的邊上去打野鴨，陳完後人也願意陪着我，於是我們便在一羣本地小孩子前護後擁之下，鼓起餘勇去逛廟。路上却在想：「賓居大王」，「賓居大王」……爲什麼那樣似曾相識的耳熟？

在那裏聽見過他的故事？看見過關於他的記載？……正在想着，突然兩個頑童逞能地說：

「你知道大王姓什麼嗎？」

「我怎麼不知道！姓張，有什麼希罕！」

「嘿！想起來了。兩年前我看一本叫做白國因由的小書，是講大理開闢的神話和傳說的。那本書裏說：大王名叫張敬，是阿育王後人張仁果的裔孫。隋末唐初作大理暴主羅利的「希老」，曾助觀音大士降服羅利，以除民害。後來因為天命歸細奴羅，觀音乃授意張樂進求把大理的土地人民交細奴羅掌管，這就是南詔的始祖蒙奇王。傳到舜化翼共十三代，凡三百三十七年。觀音又因為張敬有幫助伏羅利的功勞，乃封他為賓居大王。分點蒼山中峯桃溪水一派，自洱河東山湧出賓居地界，灌溉一方，着彼處人民一年供奉牲犧三百六十副。又賜廟前金井玉欄杆，並與敬香附子一種，以消宿食。所以他雖僻處賓居享受却不亞於蒙奇王，也就欣然接受了。這段故事當年本來很熟悉的，怎麼事隔兩年就會渺茫起來了？」

既然引起這段回憶，更渴望着瞻仰這位大王的丰采了。走過大王海子，暮色已然籠罩下來，順着海子的西堤走進廟門借着落日的餘暉，影影綽綽地看見迎面的石牌坊上刻有「仁慈廟」的立額，和「仁風慈雨」之類的許多橫匾。正殿中間有一位王者衣冠的神道，長鬚垂肩，身高丈餘，雖然也還慈祥莊嚴，但在昏暗光線底下，不由人起了一種恐怖的感覺！神座下，供桌上，擺着不少小型的大王像，這大概是本地農民供養的。再看見殿前那些「澤霑廣被」，「永鎮山川」，「太和元氣」，「神威遠庇」等等橫匾，似乎當地生長在農業社會的老百姓竟把這位仁慈大王當作龍王看待了，照規從「仁慈」兩個字上着想，我覺得還和自國因由裏的傳說有關。他爲大理人民的福利犧牲了羅刹，爲尊重天命所屬聽憑張樂進求把王位讓給細奴羅；寧可把香戀故主的悲哀深埋在心底，大理人民却得救了；爲而不有，利萬物而不爭，自己情願僻處賓居，却成全了蒙氏十三代三百三十七年的南詔國。若不是賦性仁慈，豈肯這樣豁達大度？假使我是大理或賓居人，我也願意馨香俎豆地崇拜這位仁慈大王！

從正殿往東走。兩股泉水，流成清冽的池塘，曲橋迂迴，有亭半圮。旁有三間配殿，中間塑着一位女神，兩個侍者。左邊的三尊像都赤裸裸的圍着樹葉，好像傳說中的三皇。右邊的兩尊像，一個虎頭，一個多臂，貌頗猙獰。這些究竟是什麼神道，也無暇去考證，但在廟門前的一個碑上模模糊糊看見有「靈澤園三教堂」的字樣，大概就是這裏了。

關於大王海子另外還有一段傳說。相傳從前洱海上有一個漁夫，一天他看見海東的山脚下有一個窟窿，海水不斷地向裏面流。他異想天開地在猜：「海水會不會從這個窟窿流到隔山的賓居地界呢？」於是好奇心鼓勵他拿一片破魚網拴着一段木頭作標識塞進窟窿裏。過兩天他假裝到賓居的大王海子去打魚，果然看見那段拴着破魚網的木頭在水面飄浮着。他發現這樁秘密後，趕快回來用一口大鐵鍋把那個窟窿堵起來。沒幾天，大王海子裏的水就乾了。於是賓居的人心慌慌，旱象已成。那個漁夫便跑了來，假裝會求龍王發水，但須祈禱祭祀的銀子若干兩。銀子收足了，他就跑回去把鐵鍋一揭，海子裏的水立刻就漲滿了。這樣不止一次，賓居的老百姓雖然覺得他的神通廣大，可是疑心也一次比一次地增

加。最後一次，當他回去的時候，便派了幾個人暗中尾隨着。果然，他們發現他又去揭鐵鍋，這才恍然大悟他一向玩的是什麼把戲！一路氣子把他往窟窿裏一塞，從此這個黑心的漁夫才永遠不會再做這樣損人利己的勾當了。

這個傳說又是從白國因由演變來的。拿黑心漁夫和仁慈大王對照豈不更顯着相映成趣嗎？

三十三年二月九日

(五) 從烏龍壩到倒掛水

到賓居的那晚，有兩位識途的人都說，第二天要翻烏龍壩，下倒掛水，山路崎嶇，亂石坑坎，沒有騎馬經驗的人恐怕不大好走，於是商量給我們三個騎術欠佳的雇滑竿。在鷄山香火正旺的幾天，滑竿是不好找的。我表示如果找不到三乘，應儘先讓給夔公和紹興老官。夔公鑒於後山露宿吞雪的慘劇打定主意不蹈覆轍；老官却當仁不讓，斬釘截鐵地表示，就是雇到一乘，他也得坐。

第二天早晨，兩乘滑竿雇到了。臨出發時，夔公毅然決然地昂坐「老總馬」上，老官也很機警地把兩個壯丁抓住，老早盤據在滑竿上。剩下兩個已過兵役年齡，煙容滿面的伙子守着一架毫無鋪墊的滑竿，等我去坐。我因為預備騎馬，行李已交給馱夫，這時難却主人的好意，便借了一身雨衣墊着，勉強隨隊出發。趕了一里多地才從馱馬上撤出一床鋪蓋來換上。乍在平地上抬着走的時候，也覺得沒有騎馬那麼緊張，心境稍一舒展，哪知走出還不到五里，情形就大變了！兩個伙子中比較年輕的一個，腳底下開始像拌蒜般地東搖西擺，臉色慘白，汗珠子像黃豆粒那樣大，嘴裏呻吟不止，還不停地爹媽亂叫。我坐在上面又是可憐，又是可氣，心想今天大概要與夔公同一命運了，我們的生肖既然相同，造物豈肯不一視同仁呢？……正在想着，那個伙子的情形更狼狽了，拿出一個燒好的煙泡子用舌頭亂舔，也解救不了他的燃眉之急。後面的老伙子被他拖累得不輕，嘴裏也不乾不淨地罵着。我看他實在支持不住，只得下來步行。這時大隊已經走得看不見影兒了。勉強走到白頭坡，我恐怕上面的坡更陡，落伍太遠，時間晚了諸多不便，趕緊讓那個煙鬼跑到前面去喊

同伴給我留下一匹馬。那知他有氣無力地喊了兩聲以後，忽然無影無踪地「開小差」了！這一下真傾人不淺！我不單沒有馬騎，沒有杖拄，而且還添了一份行李累贅着，在荒山野，不見人烟的地方，叫我怎麼辦呢？不得已，只好咬定牙關，挺起胸膛，叫老伙子扔下滑竿，背上行李，領着我邁開大步，走上前去。一起頭兒，仗着自力更生的精神，脚步也還矯健。不過，畢竟人已經有幾十歲年紀了，再加上七十五啓羅的體重，越走越覺着有「勇士不能自舉其身」的感想。爬上二台坡的時候，汗流浹背，氣喘心跳，口渴頭昏，差不多也快趕上剛纔開小差的那個黑籍伙子了。正在無可如何，幸而挑橘子的擔子在眼前休息，趕緊吃了兩個橘子，又揣起幾個，歇了好一會兒才往前走。翻過梁子上便看見烏龍壩的一片平原，這時天已經正晌午了。平坦的土地上印着許多馬蹄痕跡，但同夥却沒有留在後面的。在壩子上一家民房裏討了三大碗開水吃，喉嚨裏潤澤了許多，疲勞也稍微恢復了一些。繼續在叢莽和泥塘中前進，約摸又走了一個鐘頭才到了倒掛水。

到倒掛水便開始下坡。不過這七里多的下坡路，却完全是怪石嶙峋，溪澗繁迴的泥濘

曲徑。下來時需要半涉半走，沒有手杖頗爲吃力。然而在疲憊艱苦之餘，還可以振奮起我的遊興來的，就是這裏有變幻無方的許多溪水俱我流連。幾乎每轉一個灣兒都有銀練珠簾一般的瀑布從陡壁懸崖上垂下來，激在亂石堆上滾起雪白的浪花，然後在澗底鏗激地流着。底下的小石子被陽光從水裏折映上來，五色斑斕光彩奪目，和溪裏涵泳自適的小魚一樣地可愛。這比起西湖的九溪十八澗，勞山的北九水，峨眉後山的黑龍江來，格外清幽孤峭。假使我騎在馬上戰戰兢兢，或坐在滑竿上轉動不能自如，哪裏會有這種從容欣賞，暢飽眼福的機會？所以，無論怎樣辛苦，我總算勉強地做了半天的徐霞客！

下完倒掛水，山口外邊一片碧綠的鳳羽壩子便湧現在眼前。走了五十幾里路，歷盡險途，到這裏才算趕上調在後方休息的病馬，趕緊找了一匹騎上，頓覺精神百倍，舒適異常，再有多「棒」的滑竿夫來引誘，我也不肯上當了。

趕到鳳儀縣城已近黃昏，同伴都先回下關去了，只留下幾個人守着待運的行李。客人中惟我一人落後，不久倭陶便銜命乘疾撲車（Jeep）來接。比起同行的幾位來，除去沒來

得及到溫泉洗塵，我也一樣安安全全地在當晚九點多鐘返回大理的敷文書院。

三十二年二月十日

記雞山悉檀寺的木氏宦譜

我，和費孝通先生不同，比較是有歷史癖和考據癖的。我寫不出像他那樣筆姿生動，想像豐富，情趣盎然的朝山記；我也寫不出像曾昭掄先生那樣時間準確，里程精詳，宛然和在化學實驗室稱量藥品一樣謹嚴的遊記。假如我要寫的話，儘管怎樣事先有意避免，寫出來的結果多多少少總有些像胡適之先生廬山遊記那一類的玩藝兒。這也是才分所限，無可如何！

可是，這次鷄足巡禮歸來，我却不能貫徹我的考據癖了。因為我對於這座頗有佛教掌故的名山，事前既沒有翻檢志乘，事後也無暇參考前人的遊記，除去入山迷路的那一晚，曾經在金頂僧寮，圍爐瑟縮，眼倦神昏地，翻檢了一會兒鷄足山志以外，再沒有對這名山勝蹟有所考究。兩天半在山上走馬觀花所得，實在很少可以稱述的。祝聖寺的墨龍，懷空

和尚認爲「鎮山之寶」，它是清乾隆間屈爾泰所繪，屈爲提督董芳嘉尉，死後葬麗江。石鐘寺有磨當，大錯，許鴻和臨濟七十一代中峯和尚等人的墨蹟，許鴻竟被談鋒甚健，交際圓融的老和尚當作徐霞客，這種音近而訛的錯誤，叫我這研究韻學的人當時也不好意思矯正。入山以前，李印老對光旦兄說，鷄山有永曆帝的衣冠和李定國的告示。可是，在我們所經過的幾個廟裏都沒找到這一點兒南明史蹟。山上看見的東西比較可以引起我的探索興趣的，只有悉檀寺所藏的麗江木氏宦譜罷了。

悉檀寺是鷄山最東的叢林，後倚九重崖，前臨黑龍潭，是明朝萬曆間古德本無所創建的。麗江的木土司世爲護法檀越，現在寺裏的和尙大部分還是麗江人，所以在客堂待茶的時候，我們能够嘗到富有麗江風味的油炸糯米粑粑和胡蘇酥油茶。寺內有大佛一尊，是從西藏運來的，彌勒殿前的橫匾亦爲藏文，古宗氣味雖重，但未與寺僧詳談，不知宗派是顯是密。最早的碑文是萬曆四十八年謝肇淛所撰和天啓間蔡毅中所撰。

木氏宦譜長約一尺六寸，寬半之，裝裱甚爲講究。前有嘉靖二十四年楊慎所作序文。

底下自第一世「爺爺」起，至第二十四世木鍾止，各有圖像和世系說明，自第九世以下，裝裱次序稍有凌亂，且缺第十，案木氏屬藏緬系麼麼族（自稱納西），第一世「爺爺」宋徽宗時來雪山。第三世阿琮阿良入元。第七世阿甲阿得入明，洪武十五年賜姓木氏，改名木得。第二十世木懿順治十六年降清。此譜修至第二十四世木鍾，時當清雍正間。現在把他們的簡單世系列在後面：

- 1 爺爺——2 年保阿琮——3 阿琮阿良——4 阿良阿胡——5 阿胡阿烈——6 阿烈阿甲——7 阿甲阿得——8 木初——9 木土——10 「木森」（註一）——11 木欽——12 木泰——13 木定——14 木公——15 木高——16 木東——17 木旺——18 木青——19 木增——20 木懿——21 木樞——22 木奎——²³木興——²⁴木鍾

據陶雲逵先生說：木氏宗譜共有四種：（一）木氏歷代宗譜碑，在今麗江縣治東南十里蛇山木氏墳地，清道光二十二年所立。（二）楊慎木氏宦譜序，藏麗江木府。（三）續雲南通志稿南蠻志麼麼詔附註之木氏宗譜，志稿係光緒二十七年修成。（四）木氏宦譜圖

像世系考。圖譜前有道光二十年海南陳釗鍾所題「木氏歸命求世之圖」，今藏木府與楊序合裝一冊，但楊氏所序的譜並沒有圖像而且世代也不同。（註二）這四種裏當然要算第一種的史料價值最高。碑上說：自漢代至唐武德間之葉古年，凡十七世，又六世乃至秋陽。從秋陽以下至清乾隆間之木仁，共三十九世，皆有名爵可考。原碑是陶氏民國二十四年從麗江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拓來的。二十六年董作賓先生作彝人譜系新證（以下簡稱董文），二十七年凌純聲先生作唐代雲南的烏蠻與白蠻考（以下簡稱凌文）均曾引用。現在我把它重列一下，以便和悉檀寺的木氏官譜比較：

- 1 秋陽（唐高宗上元時爲三旬總管）—— 2 陽音都谷（唐玄宗天寶時，南詔閣羅鳳授爲總督元帥）—— 3 都谷刺具—— 4 刺具普蒙—— 5 普蒙普王—— 6 普王刺完—— 7 刺完西內—— 8 西內西可—— 9 西可刺士—— 10 刺士俄均—— 11 俄均牟具—— 12 牟具牟西—— 13 牟西牟差—— 14 牟差牟樂—— 15 牟樂牟保—— 16 牟保阿琮—— 17 阿琮阿良（元世祖親征大理，以功陞茶罕章宣慰司）—— 18 阿良阿胡—— 19 阿胡阿烈—— 20 阿烈阿

- 甲——21阿甲阿得(明洪武十五年賜姓木，故又名木得。)——22阿得阿初(木初)——
23阿初阿土(木土)——24阿土阿地(木森)——25阿地阿寺(木嶽)——26阿寺阿牙(木
泰)——27阿牙阿秋(木定)——28阿秋阿公(木公)——29阿公阿目(木公)——30阿目
阿都(木東)——31阿都阿勝(木旺)——32阿勝阿宅(木青)——33阿宅阿寺(木增)——
34阿寺阿春(木懿)——35木樛(清康熙時)——36木松——37木潤——38木楫——39木
仁(乾隆時)

這兩種材料的不同之點有五：(一)官譜的第一世相當於宗譜碑的第十五世，惟所譜「爺爺」是否就是牟樂牟保，尙有疑問。楊序和宗譜碑都沒有「爺爺」這個名稱，而世系考上說「爺爺」是「西域蒙古異人，乘大香樹，浮入金沙江，至北浪滄，夷人望而異之，率衆迎之登陸。時有白沙，羨陶阿古爲夷人長，妻以女，生一子曰阿琮。牟樂牟保撫以爲嗣」。那麼不單「爺爺」和牟樂牟保是兩個人，牟保阿琮也是牟樂牟保的養子而不是親子了。(二)官譜的第二世年保阿琮應據宗譜碑校改作牟保阿琮。(三)官譜自第八世木初

以下均改賜姓，宗譜碑則並列廢廖原名，直到清康熙時才不複列。（四）官譜的第二十一世至二十四世和宗譜碑的第三十五世至第三十八世命名不同。（五）官譜沒有和宗譜碑第三十九世相當的一代。由此可見官譜是從阿琮的本生父修起，現存鷄山悉檀寺的一部。從清雍正以後就沒有續修。

楊慎的官譜序也託始於葉古年，以下所列相當於宗譜碑的第一世秋陽至第二十八世阿秋阿公。續雲南通志稿列有十八代，除葉古年外，相當於宗譜碑的第一世秋陽至第十七世阿琮阿良。這兩個本子所列各代名氏都是減稱，而且譯音用字也不全同，詳見陶氏的比較表。木氏官譜圖像世系考列有二十九代，自宗譜碑的第十五世起至第三十九世木仁止，又增加木秀、木馨、木漢、木景四世但把牟樂牟保改作「爺爺」，把第二十二世阿得阿初改稱木初，以下皆從木姓，不列原名。這最後的一種，我認爲和悉檀寺所藏的同出一源，不過從木仁起續修過五代罷了。

在這官譜裏頂惹人注意的，就是「父子連名制」（註三）例如：牟保阿琮的兒子阿琮阿

良，用父名的下兩字作己名的上兩字，而他的兒子阿良阿胡，又把他的下兩個字用作上兩個字，好像文字遊戲中的「頂針續麻」似的。這種制度在麼麼族裏很早就有。在麗江流傳的麼麼多巴字經典裏，也載有洪水後的六代宗祖名氏，那六代是：

1 宗爭利恩——2 恩亨糯——3 糯本培——4 本培高——5 高高劣——6 高劣趣……

(註四)

可見這種制度的起源是很遠的。余慶遠的維西見聞錄上說：麼麼族「無姓氏，以祖名末一字，父名末一字，加一字爲名遞承而下，以誌親疏」。照他的說法應該得出下列的公式來：

祖父 父親 自身 兒子 孫子

甲乙丙——乙丙丁——丙丁戊——丁戊己——戊己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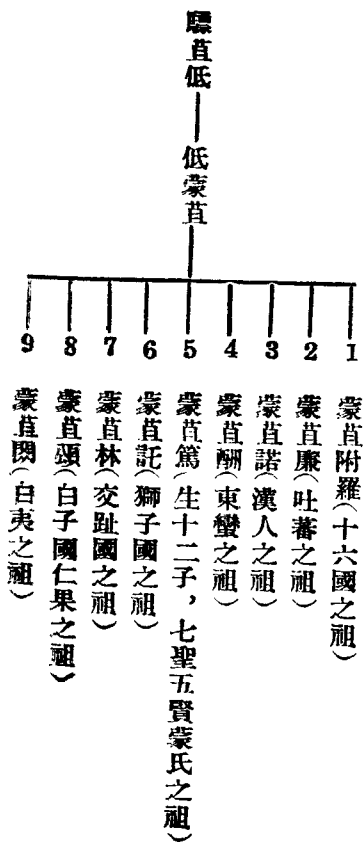
但事實上並不如此。且拿洪水後的六代作例，便可得出下列的公式：

宗爭利恩(甲乙丙)——恩亨糯(丙丁戊)——糯本培(戊己庚)——本培高(己庚辛)——

高高劣(辛壬癸) 高劣趨(壬癸子)

這只是拿父名的末一字或末二字作子名的首一字或首二字，並不承襲祖名。就是在木氏宗譜碑的三十九代裏也沒發現過這種現象。余氏的話似是而非，不可不辨。

父子連名制並不專行於麼麼族，在所謂蠻族，乃至於其他藏緬系的各部族，都有這種文化特徵。據胡蔚本南詔野史引白古記所載南詔歷代源流，當得左列的譜系。



其中的事蹟雖不可盡信，但由驟直低到低蒙苴，再到蒙苴附羅等九人的連名制却顯然無疑的。又據樊綽蠻書、新唐書南蠻傳、阮元聲南詔野史、楊慎演載記等所載六詔世系也可以和上面所說的互相發明，茲再譜列於下：

(甲)蒙舍詔世系 自細奴羅至舜化真十有三世，立三百十年：

- 1 細奴羅 — 2 羅晟 — 3 晟羅皮 — 4 皮羅閣 — 5 閣羅鳳 — 6 鳳伽異 — 7 異
車尋 — 8 尋閣勸 — 9 勸龍晟、勸利晟 — 10 晟豐佑 — 11 世隆 — 12 隆舜 — 13 舜化真

(乙)蒙雋詔世系 凡四世爲南詔所滅：

- 1 雋輔首 — 2 佺陽照 — 3 照原 — 4 原羅

(丙)浪穹詔世系 凡六世爲南詔所滅：

- 1 豐時 — 2 羅錄 — 3 錄羅望 — 4 望偏 — 5 偏羅矣 — 6 矣羅君（一作羅君）

(丁) 達賤詔世系 立五世爲南詔所滅：

1 豐咩 — 2 咩羅皮 — 3 皮羅造 — 4 造羅顛 — 5 顛文託 (一作顛之託)

(戊) 施浪詔世系 立三世爲南詔所滅：

1 望木

望千 — 2 千傍 — 3 傍羅顛 (新唐書合二、三兩代爲千旁羅顛)

(己) 越析詔世系 或稱麼麼詔，立僅二世，爲南詔所滅：

1 波衝

□□ — 2 于贈 (波衝兄子)

照這六詔的世系看起來，除去蒙舍詔的世降，浪穹詔的羅鐸二人尙待考訂外，其餘都沒有違背父子連名制的。專就這一點文化特徵來講。我們就可以斷定六詔應該屬於藏緬系而不屬於台系。

這種制度後來在傀儡和窩泥族中仍舊保存着。據毛奇齡蠻司合志卷八中說：「諸甸本

士，羅羅和泥人好相殺，死則償以財。家無姓名，其有名者或遞承其父名之末字，願無姓。弘治中知府陳晟以百家姓首八字，司分一字加於各名之上，諸句皆受，惟納樓不受。」（註五）又丁在君先生所編的「纂文叢刻裏有帝王世紀一種（或稱人類歷史），內容是記載貴州水西僦僦安家的世系。書中從宇宙開闢，人類始祖講起，到吳三桂滅安氏爲止，共一百四十四世，世代相承，都是父子連名。茲列表於下：

（甲）水西僦僦安氏世系一

1 希母遮	2 遮道公	3 公竹詩	4 詩亞立	5 立亞明	6 明長夫
7 長夫作	8 作阿切	9 切亞宗	10 宗亞儀	11 儀亞祭	12 祭迫能
13 迫能道	14 道母儀	15 母儀尺	16 尺亞素	17 素亞得	18 得洗所
19 洗所多	20 多必益	21 必益堵	22 堵洗仙	23 洗仙佗	24 佗阿大
25 大阿武	26 阿武儒	27 儒侏濱	28 濱侏武	29 武老撮（註六）	30 撮朱濱

（乙）水西僦僦安氏世系二

- 1 瀆母吾 — 2 母齊齊(註七) — 3 齊亞紅 — 4 紅亞得 — 5 得古沙 — 6 沙古母 —
 7 古母雙 — 8 雙亞隴 — 9 隴亞告 — 10 告亞守 — 11 守亞美 — 12 美阿得 — 13 得阿
 詩 — 14 詩美武 — 15 美武夢 — 16 夢蝶多 — 17 多亞質 — 18 質吾勺 — 19 吾勺必 —
 20 必一梅 — 21 梅阿亮 — 22 亮阿宗 — 23 宗亞補 — 24 補亞勺 — 25 勺亞討 — 26 討阿
 常 — 27 阿常必 — 28 必益孟 — 29 孟吾守 — 30 守亞典 — 31 典亞法 — 32 法一宜 —
 33 一宜尺 — 34 尺亞主 — 35 主亞典 — 36 典亞卽 — 37 卽亞登 — 38 登亞堵 — 39 堵阿
 達 — 40 阿達多 — 41 多阿楊 — 42 楊阿期 — 43 期阿否 — 44 否那知 — 45 那知瀆
 46 瀆阿更 — 47 阿更阿文 — 48 阿文洛南 — 49 洛南阿搗 — 50 阿搗一典 — 51 一典卽期
 — 52 卽期忍一 — 53 忍一卜野 — 54 卜野一尊 — 55 一尊老勺 — 56 老勺瀆在 — 57 瀆
 在阿宗 — 58 阿宗一衢 — 59 一衢下宜 — 60 下宜阿義 — 61 阿義阿洛 — 62 阿洛阿冬
 — 63 阿冬大屋 — 64 大屋老乃 — 65 老乃老在 — 66 老在阿期 — 67 阿期老帝 — 68 老
 帝下直 — 69 下直那考 — 70 那考崩在 — 71 崩在老知 — 72 老知老舖 — 73 老舖不足

- 74 不足直巴…… 75 直巴安作…… 76 安作直吾…… 77 直吾老成…… 78 老成洛西…… 79 洛西非說…… 80 非說老古…… 81 老古老得…… 82 老得老顛…… 83 老顛一分…… 43 一分明宗
(即阿客安昆)

得到這一批材料參證，咱們更可以相信這種制度在僱族中是很通行的了。並且它不帶通行於貴族，也還通行於民間。凌純聲先生民國二十四年在雲南遇到一個四川大涼山附近的僱族青年曲木藏明，據說他的父親能背家譜，上下世連名，數十代相承，絲毫不爽，凌先生會託他回去筆受一份，可惜後來並沒有寄到。(註八)

不過，這種民間口傳的僱族家譜，凌先生雖沒得到，我最近却無意中得到兩份茶山人家的家譜。今年二月間我從大理回昆明，帶來兩位茶山青年，一個住在片馬的叫董昌紹，一個住在噯戛的叫孔科郎。他倆都在密支那英國人所辦的中學念過書，能說茶山、浪速、山頭三種語言，兼通緬文，略懂英文。有一次我請他們講茶山的故事或歷史，孔科郎毫不費事地很快就寫出他自己的四十六代家譜來。我當時喜出望外，頗為驚訝。再問董昌紹，他

也背出九代來。這兩份家譜完全是父子連名的。現在分別抄在後面：
(甲)孔科郎世系

1. Ya be Bawm
2. Malshaw Bawm(弟)
3. Bawm Shaw Chung
4. Chung Shi Nin
5. Shi Nin Hkying
6. Hkying da æk
7. Da æk Saw
8. Saw Yaw Chu
9. Chu Fu Fek
10. Fu Fek Hkum
11. Hkum Kwe Zik
12. Zik Hku Lam
13. Hku Lam Pe
14. Shaw Gyaw Laxang
15. Xang Zaw Byu
16. Byu Zaw Te
17. Te Mau Yau
18. Mau Yau Hpyau
19. Hpyau Byaw Yang
20. Yang Lawm Lik
21. Lik Ding Chit
22. Chit Kang Yau
23. Kang Yau Gwi

才是人。

據他自己說，第十三代以上還沒真變成人，他們和牛狗草木都可以講話。第十四代起

24. Gwi Chung Chik
25. Chung Chik Yaw
26. Yaw au Ding
27. Ding Law Waw
28. Waw Law Jang
29. Jang Law Bawm
30. Bawm Law Nu
31. Nu Kyang
32. Kyang Bau
33. Bau Myaw
34. Myaw Htuk
35. Htuk Bawm
36. Bawm Zing
37. Zing Yaw
38. Yaw Bawm
39. Bawm Hkaw
40. Hkaw Ying
41. Ying Sau
42. Sau Ying
43. Ying Yaw
44. Yaw Ying
45. Ying Hkaw
46. Hkaw Lang(孔科郎)

(乙)董昌紹世系

1. Yawn Sau
2. Sau Chang
3. Chang Lang
4. Lang Bau; Lang Gying
5. Bau Zung; Bau Ying;
Bau taik
6. Zung Ying
7. Ying Sau
8. Sau Chang
9. Chang Sau(董昌紹)

據他自己說，約在四百年前第一代初來片馬，披榛莽，啓山林。現在下片馬有他的墳和碑，碑上刻着他的像和漢字。第四代的墳在下片馬(Gyung Gyang)山上，沒有碑。第五代的墳在下片馬(Aw Yaw Bau)，也沒有碑。孔董兩個人比較起來，董的先人似乎搬來的晚多了。

茶山和麼麼僕僕不同，他們自己沒有文字，現在借用的羅馬拼音還是韓森(O. Hanson)給山頭人造的。然而他們把家譜記得這樣熟，那就可見父子連名制的構成，恐怕就是幫助沒有文字的部族記憶世系的。

茶山人屬於藏緬族的緬人支，足徵父子連名制並不以麼麼僕僕爲限。凌純聲先生根據Phayre的緬甸歷史(History of Burma, p.279)說：「在十二世紀至四世紀的時候，緬甸有孔雀王朝 Moriya，其王亦父子連名，如 Pyu-so-li, Ti-min-yi, Yi-min-baik, Raik-then-li, Then-li-jong, Jong-du-yit 等名。所以父子連名的文化也可以說是廣義的藏緬族的文化特徵。」(註九)現在我既得到茶山的兩種新材料更可以給凌說添一個佐證了。又據陶雲達先生說：他曾親見粟粟，阿卡老人，背誦他們祖先的名字可以到四五十代之遠(註十)。我企望他趕快把材料拿出來，供我們比較參證的資助。

大凡人一有了癖好總是沒法子救藥的。朝山拜廟不知流連風景，欣賞自然，看見人家一本斷爛的家譜有什麼希奇？然而竟自下筆不能自休地，小題大作地扯了六千多字，豈不

是那點兒考據癖在作祟嗎？話又說回來了，既然費了那麼大的勁，跑了那麼遠的野馬，還得勒住絲轡，有個交代。於是總結上文，得出以下的結論：

(一) 鷄山悉檀寺所藏の木氏官譜從牟保阿琮的本生父「爺爺」修起，和木氏官譜圖像世系考同出一源，但缺修木仁木秀木容木漢木景五代。比麗江蛇山的木氏歷代宗譜碑上面少了十四代，下面缺了一代。

(二) 父子連名制是廣義的藏緬族的文化特徵，就我們已經得到的材料來講，在唐代的烏蠻或爨人，麼步，僕僕，窩泥，阿卡，栗粟，茶山，緬甸都通行的。

(三) 這種頂針續麻式的父子連名制是幫助沒有文字的部族，乃至於有文字的部族，記憶他們自己的世系的。

至於費孝通先生是否嫌我積癖太深，當代的文學家是否罵我給名山減色，且自由他，何暇計及。

三十二年五月四日，昆明青園。

(註一)原缺，據木氏歷代宗譜碑校補。

(註二)見陶雲逵關於癡夢之名稱分佈，與遷移一文後所附麗江木氏官譜比較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一三五頁後。二十七年——出版。

(註三)此名採凌純聲說，見唐代雲南的烏蠻與白蠻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集刊第一卷第一期，六十六頁，董作賓稱此作「以父名爲子姓的制度」尙待商酌。例如，皮羅閣與閣羅鳳皆屬蒙氏，皮與閣都不是姓。

(註四)見董作賓彝人譜系新證，中山文化教育館民族學集刊第二期，一八三頁，一九二頁。

(註五)見前引凌文七〇頁。

(註六)武老撮兄弟共十二人：(1)武朱只(2)武朱佗，(3)武朱儀，(4)武朱帝，(5)武朱義，(6)武朱明，(7)武朱覺，(8)武朱朋，(9)武朱通，(10)武朱替，(11)武朱軌，(12)武老撮。

(註七)母齊齊兄弟共六人：(1)母亞考，(2)母亞怯，(3)母亞答，(4)母亞切，

(5)母客客，(6)母齊齊。

(註八)前引凌文七〇頁。

(註九)前引凌文七三頁。

(註十)前引陶文一二五頁。

